



甲雅卷第十

桑又

釋蟲

請辭

非不

今必

頰而不

蠶

蠶

蠶

果羸

中書左丞上柱國吳郡開國公

善書

大

王

之

不

會

不

不

不

金

魚

袋

陸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蜻蜒

鼠

蠶

蠶

蚊

易

蠶陽物也惡水食而不飲淮南子曰蠶食而不飲蟬
 飲而不食蜉蝣不食不飲再蠶謂之原蠶一名魏蠶
 今以晚葉養之先王之法禁馬淮南子曰原蠶再登
 非不利也然王者之法禁之為其殘桑也鄭云蠶為
 龍精月直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物莫能兩
 大禁原蠶者為害馬歟然則原蠶有禁非特欲以護
 桑又以害馬故也今蠶負馬迹亦其驗歟里俗謂之
 夏蠶亦曰熱蠶亦曰晚蠶自世衰道微先王之禁不

行而民間一歲至有三蠶者矣是以桑弱而馬耗也
 蠶書曰飼蠶勿用雨露濕葉蓋蠶性惡濕故禮云桑
 于公桑風矣以食之也今俗飼蠶以葉洒之欲其勻
 厚故古者王親耕三推而止王后親蠶三洒而止舊
 云蠶之所吐為忽十忽為絲五絲為緝十絲為并二
 十絲為絨四十絲為紀八十絲為總詩曰素絲五絨
 又曰五總其絲之數蓋如此太玄曰紅蠶緣于枯桑
 其繭不黃蓋蠶足於葉三俯三起二十七日而蠶已
 老則紅故謂之紅蠶紅蠶以繭自衣亦或謂之室易
 林曰飢蠶作室是也爾雅釋蟲曰蠟桑繭惟由擣繭
 棘繭藥繭坑蕭繭

蜘蛛

論衡曰蜘蛛結絲以網飛蟲人之用計安能過之亦掃其網置衣領中令人知巧辟忘世云蜘蛛布網如罾其絲右繞今磨旋蔓生皆循右而轉亦自然之理也易曰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重門擊折以待暴客蓋取諸豫說者又以謂放蜘蛛而結網法螺蚌而閉戶則古之知者創物其無取博矣蓋昔者聖人之作易也既曰仰觀於天俯察於地而又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則所謂取法於物雖非所以先者然亦豈可少哉字說曰設一面之網物觸而後詩之知誅義者也

尺蠖

尺蠖屬伸蟲也一名蠅蠖又呼步屈方言曰蠅蠖謂之尺蠖也白龍伸蠖屈蠖蓋將以求伸也易曰尺蠖之居以求信也言以屈道致伸漢志曰尺者獲也蠖之義蓋取諸尺蠖之義蓋取諸引引者伸也獲於尺伸於引今人布指求尺一縮一伸如蠖之步謂之尺蠖豈放是乎亢桑子曰夫俗隨國政之方圓猶蠖之於葉也食黃則身黃食蒼則身蒼蠅蠖似蠶食葉者亦吐絲作室舊說蠅蠖之繭化而為蝶此猶蠖之變蛾爾賦曰蠅蠖飛而生風蠅蠖動而成響言屋之空曠深靜易以生風蒼響如此詩曰噲噲其正噦

歲其真是也

螻蟻

螻蟻有斧蟲也交人謂之拒斧其臂如斧奮之當轍
不避莊子所謂猶螻蟻之怒臂以當車轍者也一名
不過以此爾雅曰不過螻蟻其子蟬蛸捕蟬而食執
木葉以自蔽蟬將去而未飛為之一前一却莊子曰
螻蟻執臂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蓋謂是也世云螻
蟻所執之臂可以蔽形類從曰螻蟻之氣含之生火
蚯蚓之塵背洒起霧未知其審月令曰螻蟻生蓋是
月升陰始起殺蟲應而生焉孫炎爾雅正義云螻蟻
深秋乳子至夏之初廼生是也亦生百子如螽斯云

蜉蝣

蟲似天牛而小有甲角長三四寸黃黑色甲下有翅
能飛燒而取之美於蟬也翕然生覆水上尋死隨流
梁宋之間曰渠略叢生鬱樓中朝生暮殞有浮游之
義故曰蜉蝣也詩曰蜉蝣掘閱麻衣如雪如雪以刺
其旁而掘閱言掘土使解閱也管子曰掘閱得玉蓋
言羔裘如膏則其好絮可知矣麻衣如雪則其好奢
可知矣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夏小正云蜉蝣有
躬躬衆也蜉蝣躬之時也言有有見也

蝮蟻

爾雅曰蝮蝮蝮又曰蝮蟻蝮蓋蝮一名蝮蟻一名蝮

蠅倭屈曲貌以形舉也方言曰關東謂之蠅倭梁益之間謂之蝟詩曰領如蝟蠹蓋蝟蠹之體有豐絮且白者故詩以況莊姜之領七辯曰蝟蠹之領阿那宜顧是也化書曰燥濕相育不母而生蝟蠹此即木中蠹蟲亦曰桑蠹故古者譜從中起謂之蝟譜曹植籍田論曰昔三苗共工謹堯非堯之蝟歟齊之譜田晉之六卿魯之三桓非諸侯之蝟歟

小蟲似蚋亂飛者也一名醯雞列子曰醯雞生乎酒又曰食醯願輅生乎食醯黃輅食醯願輅即蠅是也孔子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雞與微夫子之發吾覆

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合制字从蒙音謂之懵以此爾雅曰蠅蟻蠅孫炎注云蠅蟻此蟲微細群飛郭璞亦曰蠅飛磴則天風春則天雨此言蠅蟻將風則旋飛如磴一也一不如下如春則雨矣然其圖贊又曰風春雨磴二說不后也

食心曰蠅食葉曰蠅食節曰賊食根曰蠅爾雅所謂食苦心填食葉蠅食節賊食根蠅許慎說文以為吏冥冥犯法即生蠅乞貸則生蠅抵冒取民財則生蠅然則蠅之朱草秣拒之鍾其美與螟蟻之鍾其惡雖不同其繫王者之政一也淮南子曰枉法令即多蟲

蝻其以此乎。蝻則蝗也。蝗字从皇，今其首腹皆有王字，未燭厥理也。或曰蝗即魚卵所化，列子曰魚卵之爲蟲，蓋謂是也。俗云春魚遺子，如粟埋於泥中，明年水及故岸，則皆化而爲魚。如遇旱乾，水縮不及故岸，則其子久閣，爲日所暴，乃生飛蝗。故詩曰：衆維魚矣，實維豐年。說者以爲陰陽和則魚衆多矣，故豐年夢魚，理或然也。詩曰：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穉。苗而未秀，爲穉。韓詩曰：穉，勿稼也。蓋蟲賊蝻，尤爲穉禾之害。字說云：蝻食苗葉，無傷於實，若蝻可食也。賊食苗節，賊苗，蟲食根，如句所植，蝻食心不可見。

塘

蟻一名蝦，其首方廣，有冠，夏小正曰：蝦，蜩者，五采具。塘，蜩者，蝦是也。俗呼胡蟬似蟬，而小鳴聲清亮者。江南謂之塘蟬，詩曰：如蜩如蟬，如沸如羹。言天下灌漑，沸騰不安如此。此序所謂無網紀文章者也。又曰：苑，彼柳斯，鳴蜩嘒嘒，言蜩與柳異類，今蜩託蔭其上，鳴聲嘒嘒，則王之於己，不如苑柳之餘亦甚其蜩也。鄒陽柳賦以爲蜩，塘厲響，蜘蛛吐絲，蓋蟬得美蔭，則其鳴聲尤清厲。方言曰：楚謂之蜩，宋衛之間謂之塘蜩。陳鄭之間謂之蝦，蜩按詩云：如蜩如蟬，則蜩與蟬異，實非一物。蓋蜩亦蟬之一種，形大而黑，昔人啖之，禮有雀鷄，蜩范是也。一名蟬，爲其變蛇而禱，故曰蟬亦。

其通名蟬舍卑穢趨高潔其禪足道也鹽鐵論曰以所不覩而不信若蟬不知雪也又况道常無所而不可觀者乎是故聞而不笑者寡矣故曰道無問無問問之是責空也舊說朽木化為蟬壞裙化為蝶腐菌化為蜂又曰蠶二十日而化蟬三十日而化

寒蜩

寒蜩似蟬而小青赤一名蜺一名寒蟬蔡邕月令云鳴則天涼故謂之寒蟬其生圻裂母背故釋蟲云翦醜罅蓋蟬善飛翦故謂之翦醜論衡曰蟬生於復育開背而出方言曰黑而赤者謂之蜺又曰蟪謂之寒蜩寒蜩瘖蜩郭氏云按爾雅以蜺為寒蜩月令亦曰

寒蟬鳴則知寒蜩非瘖者也寒蜩即今啞蟬啞蟬初瘖及得寒露冷風乃鳴故菊堯論云秋風至而寒蟬吟正謂此也然則方言原其始故謂之瘖蟬今雌蟬亦啞陶隱居所謂啞蟬雌蟬也不能鳴者然與寒蜩初瘖又異矣又一種似蟬而小綠色北人謂之螻頌廣且深即詩所謂螻首蛾眉是也

蟪蛄

廣雅云蟪蛄螻蛄莊子曰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蟪蛄夏蟬也是故不知春秋按離騷曰蟪蛄鳴兮啾啾歲暮兮不自聊則蟪蛄亦秋蟬矣一曰春生者死於夏夏生者死於秋故曰不知春秋也方言曰

齊謂之蟻蠃楚謂之蟪蛄釋蟲云蟪蛄蟻蠃即此是也莊子音義以為此即楚辭所謂寒蟬者也按風土記曰蟪蛄鳴於朝寒蟬鳴於夕則寒蟬蟪蛄又為兩物孔子曰違山十里蟪蛄之聲猶在於耳故政事莫如應之言政事惡譁而善肅以靜應之而已稽聖賦曰蟪蛄行以其背蟪蛄鳴非其口按山海經有獸以其尾飛有鳥以其鬚飛則覆載之間負類反倫何所不有可勝言哉

域短狐也似鼈三足含水射人一曰含沙射人之影其瘡如疥稽聖賦所謂蜚旋於影域射於光是也一

名射工一名溪毒有長角橫在口前如弩檣臨其角端曲如上弩以氣為矢因水勢以射人故俗呼水弩春秋曰秋有蜚即此是也然畏鵝鵝能食之禽經所謂鵝飛則域沉鵝鳴則蛇結詩曰為鬼為域則不可得言鬼無形而域性陰害射人之影則皆莫可究矣五行傳曰南越淫惑之氣生域域之猶言惑也字說曰域不可得也故或之今蜚蝮溺人之影亦是類爾造化權輿曰短狐射氣蜚蝮遺溺中影則疾人氣數感之故也周官曰凡隙屋除其狸蟲狸蟲蝮蝮之屬蜚蝮言搜而去之也亦言求而去之也

蜚蝮

詩曰伊威在室伊威甕器底蟲形似白魚而大爾雅
曰伊威委黍一名鼠婦食之令人善淫術曰鼠婦淫
婦是也亦曰鼠負陶隱居云鼠在坎中背則負之今
作鼠婦如似乖理誤矣蓋鼠婦一名鼠姑亦或謂之
鼠粘鼠婦猶鼠姑也鼠粘猶鼠負也因溼化生今俗
謂之溼生

蚯蚓
考工記注云却行蟻屬蚓土精也其為物不息引而
後伸蠃善緣蚓善引蛤介合解介解蚓或从寅志曰
引達於寅一名蛇蟪一名曲蟪一名土龍善長吟於
地中江東謂之歌女亦曰鳴切孟子曰若仲子者蚓

而後充其操者也言若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不可
以入仁義之域月令云蚯蚓結言蚯蚓穴居首下
嚮陽動則穴而上首故其身結而屈也傳曰魚無耳
蟬無口蛇無足蚓無筋舊說蚯蚓土精無心之蟲與
皇象交有一種白項是其老者也

果蠹
即今細腰土蠹好禁蜘蛛說文云天地之性細腰純
雄無子列子曰純雄其名穉蜂蓋其類也捷泥作房
如併竹管取桑蟲負之七日而化為子其祝聲可聽
法言曰祝之曰類我蓋其音云也莊子曰細要者化
今呼大蠹啖子地中作房者亦曰土蠹非此細腰土

蠹也果羸一名螿蟪一名蒲盧中庸曰政也者蒲盧也化書曰嬰兒似乳母斯不遠矣

螿

螿姑臭蟲一名螿一名天螿夏小正曰螿則鳴螿天螿也孫炎爾雅正義以為螿是雄者喜鳴善飛雌者腹大羽小不能飛翔食風與土要以前甚澁要以後甚利類從曰磨鐵致姑汗羈引兔蝦灰除蠹蛤陽去伏言物之相關感有如此者法言曰狐狸螿蟪不膾膾也與言若牛羊之用人則螿蟪不膾狐狸不膾矣方言云螿蟪謂之螿姑周官曰馬黑脊而般臂螿先儒云螿姑臭也傳所謂腥螿而不可饗膾惡而不可

親蓋出於此一曰螿宜讀如螿蟪之螿呂子曰流水不腐戶樞不螿螿者蟻也醫經以為狐狸螿蟪之餘勿食食之令人生瘻豈近是乎廣志小學篇曰螿姑會稽謂之螿姑

螿

螿蟪飲露六足四翼其翅輕薄如蟬晝取蚊蚋食之遇雨即多好集水上歛飛尾端亭午則亭名之曰螿以此字或作螿廷亦直也一名螿蟪方言曰螿蟪謂之螿蟪淮南又呼螿蟪亦曰螿也造化權輿曰水蠹為螿字說云螿螿蟪也動止常廷故又謂之螿令出於廷者也古今註曰螿蟪一曰青亭色青而大者是

也賦云塗青蚨而還錢埋蜻蛉而變珠說者以為五月五日取其首正中門埋之皆成青珠故類從曰青

蚊

說文云醫人飛蟲从虫民聲亦或以昏以昏時出也俗云蚊有昏市蓋蠅成市於朝蚊成市於暮傳曰聚蟲成雷謂其市之時也蟲民蟲虫吐蟲田牧者病焉一曰虫盲故謂之虫揚子或問貨殖曰蚊蓋蚊之取利雖小然而善撓令人通夕不寐故雄以此託况說文曰秦晉謂之蚘楚謂之蚊蓋蚘喜亂飛似蚊而小望之如霧荀子所謂醯酸而蚘聚者也因雨而生與

蚊實異一名貉芮列子曰貉芮生乎腐蠃蠃即黃甲小蟲一名輿父一名守瓜爾雅云蠃輿父守瓜鵝冠子曰一蚘嗜膚不寐至旦半練入則四方弗治言物苟為害不必在大蓋亦不在多也蚘性惡煙以艾熏之則潰長喙如針善螫

鼠

說文曰鼠穴蟲之總名也象形行露之詩一章曰誰謂雀無角二章曰誰謂鼠無牙說者以為雀角以無為有鼠牙似是而非按雀角鼠牙皆言以無為有似是非也蓋雀有味而無角鼠有齒而無牙傳曰不悉物變而推其類雀之穿屋似有角者又曰視墉之

穿推其類可謂鼠有牙明鼠無牙者也夫雀之為物
依人又晝動而無角在其首且所穿者屋事之易察
也鼠之為物畏人又夜動而無牙在其口且所穿者
墉事之難知也召南之初事之易察者至於獄而後
明及其久也衰亂之俗已微貞信之教已興則雖事
之難知者不待獄而明矣故於雀言試鼠言訟也鼠
一名鼯南陽呼鼠為鼯廣雅曰鼯鼠元也今一種鼠
見人則交其前足而拱謂之禮鼠亦或謂之拱鼠詩
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其或取諸此乎傳曰窮鼠齧
狸蓋鼠窮則鬪也故兵法曰歸師勿遏圍師必闕鼯
鼠有螫毒者甘口齧人及鳥獸皆不痛春秋所書食

郊牛之角者也博物志云鼠之最小者或云甘鼠是
也莊子曰載鼯以車馬樂鷓以鍾鼓鼯小鼠也鷓小
雀也傳曰稷蜂不熏社鼯不灌蓋其所託有如此者
鼯鼠兔首似鼠而大能人立交前兩足而舞害稼者
一名雀鼠廣雅云鼯鼠鼯鼠是也易曰晉如鼯鼠蓋
晉進也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今九以剛進處
四失順而又麗乎陰則拂晉之道矣故曰進如鼯鼠
無所守焉貪而畏人又此乎陰九四之象也碩大也
詩序所謂貪而畏人若大鼠也且五之所以蕃錫而
康四之所以貪竊而懼者亦豈有他哉五以柔進順
而麗乎明四以剛進悖而麗乎暗故也鼯鼠健於捕

鼠似貂赤黃色大尾今俗謂之鼠狼廣雅曰鼠狼鼯
是也一名鼯莊子所謂騏驥騅騶捕鼠不如狸狴今
栗鼠似之蒼黑而小取其毫於尾可以製筆世所謂
鼠鬚栗尾者也其鋒乃健於兔栗鼠若今竹鼯之類
蓋鼠食竹故曰竹鼯燕山錄曰煮羊以鼯煮鼯以蚊
言其性類相感省火易孰有如此者鼯鼠一名鼯鼯
一名鼯鼯似鼠而小東方朔曰譬猶鼯鼯之襲狗者
也鼯鼠爾雅所謂鼯鼠夷由狀如小狐肉翅翅尾項
脊毛皆紫赤色脚短爪長飛且乳者亦或謂之飛生
或曰一名飛蠅其狀如兔而鼠首以其鬚飛性食火
煙能從高赴下不能從下升高禽經曰鷓鳥不登山

鷓鳥不踏土鷓鳥不能從下上高然則鷓之制字从
高鷓之从夷其義可知也荀子曰鼯鼠五技而窮即
此是也馬融曰援雖晝吟鼯鼠夜叫舊說鼠性疑出
穴多不果故持兩端謂之首鼠韓子曰狐鼠進退又
鼠類最壽俗謂之老鼠是也若老鸛老鳩老鳥之類
以老稱亦如此爾雅曰東方有比目魚焉不比不行
其名謂之鰈南方有比翼鳥焉不比不飛其名謂之
鶉鶉西方有比肩獸焉與邛邛岨虛比為邛邛岨虛
齧甘草即有難邛邛岨虛負而走其名謂之屢北方
有比肩民焉迭食而迭望中有叔首蛇焉此四方中
國之異氣也按屢鼠前而免後趨則頓走則顛今契

丹北境有跳兔前足纔寸許後足幾一尺行則用足跳一躍數尺止則蹶然仆地即所謂蹙又有鳥鼠同穴者與鳥為雌雄似鼠而短尾鼠在內鳥在外杜甫詩曰水落魚龍夜山空鳥鼠秋魚龍水名鳥鼠山名亦鳥鼠秋而魚龍夜是詩兩句而合三事也

易

說文曰蜥易蝮蜥守宮也象形博物志云以朱飼之其體盡赤禱之萬杵以點女人終身不滅如赤誌偶則落故曰守宮也周易之義疑出於此取其陰陽構合而易一曰蜥易日十二時變色故曰易也舊說蜥易嘔雷蓋龍善變蜥易善易故乾以龍況文其書謂

之易爻者言乎其變也象之義出於象彖之義出於象易之義出於易皆取諸物也周官大卜掌三易之法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曰周易連山始於艮故曰連山易曰兼山艮是也先儒以為象雲氣之出於山連連不絕非是歸藏始於坤故曰歸藏周易始於乾故曰周易乾始萬物坤終萬物曰者終始萬物故三代之易各首一焉易曰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蜥易一名蛇醫字林所謂蝮蝮蛇醫是也舊說蛇體有傷此輒銜草傳之故有醫之號也東方朔曰是非守宮則蜥蜴如此守宮乃蝮蜥也今俗謂之蠍虎喜緣籬壁者是按爾雅云蝮蝮蜥易蜥易蝮蜥守

宮本草亦曰一名蜥蜴一名守宮則蝶螈蜥蜴蝦蟇
守宮異名而通者也方言曰守宮秦晉西夏謂之守
宮或謂之蠶螭或謂之刺易其在澤中者謂之易蜥
南楚謂之蛇醫或謂之蝶螈東齊海岱之間謂之蠶
螈北燕謂之祝癸考工記注云脰鳴鼃屬注鳴精
列屬旁鳴蜩蜩屬翼鳴發皇屬股鳴蚣蜃屬骨鳴榮
原屬馬馱周官作以胃鳴干寶周官作以骨鳴說者
以為三字相近雖容有誤而馬鄭與干皆前世名儒
或所授師說不同按說文蠶大龜也以胃鳴者則馬
本作以胃鳴當謂蠶屬三教珠英云守宮鱗色如蛇
而四足亦與魚合

埤雅卷第十一

釋名卷之十一

釋名卷第十二

中大夫守尚書左丞在國是都關國公賜紫金魚袋陸佃撰

釋馬

馬

馮

騏

騏

駱

白顛

職

驃

黃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馬

說文云馬怒也武也象馬頭髦尾四足之形石建曰書馬者與尾而五今四不具是也然則緯書以為王者駕馬故字以王為馬誤矣且王無駕馬之制蓋古者天子乘龍諸侯乘馬故易以龍叙乾以馬明坤而天子乘龍駕六諸侯乘馬駕四白虎通曰天子駕六者示有事於天地四方也漢書曰乾六車坤六馬列子亦云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則古有駕六之制者矣故書曰懷乎若朽索之馭六馬今文以竹策龍為籠以竹策馬為篤蓋良馬見鞭影而行則鞭策之於籠是以籠之非以篤之也列子曰聖人以

知籠羣愚蓋籠之道如此舊說相馬肝欲得小耳小則肝小肺欲得大鼻大則肺大脾欲得小膝小則脾小心欲得大目大則心大又曰眼欲得有紫豔口欲得有紅光上脣欲得緩下脣欲得急上齒欲鈞鈞則壽下齒欲鋸鋸則怒脊欲大而抗頤欲方而平喉欲曲而深脗欲直而出兔間欲開虎口欲開升肉欲大而明輔肉欲大而明耳欲如劈竹睛欲如懸鈴頭欲高如剝兔項欲起如飛龍又曰人眼鳥目麋背麟腹虎背龜尾犖頭如鷹垂尾如彗又曰望之大就之小筋馬也望之小就之大肉馬也前視見目旁視見腹後視見足駿馬也毛束皮皮束筋筋束肉肉束骨五

者兼備天下之馬也又曰口中紅白間色者壽鼻中
紅色如朱點書者壽眼中赤色如字形者壽易曰賁
如皤如白馬翰如言未受飾於物也詩曰皎皎白駒
賁然來思賁然來思則言受飾於物矣受飾於物則
與在彼空谷生芻一束者異矣故戒之以愛日毋爲
優游於此勉之以道思也曲禮曰立視五雘式視馬
尾小僂爲式蓋立視視車之衡則平視馬之尾則俯
矣故平視或謂之衡視鄭云雘謂輪轉之度蓋當謂
其徑也言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五六三寸積尺爲
三丈積寸爲三尺則五雘之表三丈三尺荀子曰立
視前六尺而大之六六三十六三丈六尺即此是也

又曰坐視膝是立視言坐則視膝立則視足也又曰
應對言語視面言應對言語則無上於面亦不下於
帶也曲禮曰天子視不上於袷不下於帶國君綏視
大夫衡視士視五步此即言語應對視面高下之度
國君綏視大夫衡視相備也綏視則言俯不下於帶
衡視則言仰不上於面蓋國馬之衡高八尺有七寸
田馬之衡高七尺有七寸駑馬之衡高六尺有七寸
以中言之衡高七尺七寸人長七尺則高與人目略
平故曰前有錯衡所以養目也又曰執天子之器則
上衡上衡謂齊首矣國君則平衡平衡謂齊眉矣大
夫則綏之謂當心矣士則提之謂當帶矣禮曰提者

當帶而國君綏視不下於帶則綏之當心提之當帶
明矣或曰凡物有當提者有當捧者今以貴賤之等
而令當提者捧當捧者提可乎曰是禮也非是之謂
也蓋曰執天子之器上衡國君平衡則正謂執器者
言之而已非謂當提之器使捧當捧之器使提也苟
子又曰平衡曰拜下衡曰稽首至地曰稽顙蓋亦準
車之衡言之朝野僉載曰伯樂令其子執馬經以求
馬經年無有似者歸以告父更令求之出見大蝦蟆
謂其父曰得一馬略與相同而不能具伯樂曰何也
對曰其馬隆顙跌目但蹄不如累翅爾伯樂笑曰此
馬好跳擲不堪御也括母曰括徒能讀其父書不知

合變亦近之爾

駉

今之烏駉也爾雅曰駉白雜毛駉蓋取諸鳩也今駉
其色驪白詩曰乘乘馬乘乘黃乘乘馵六尺已上為
馬黃純色駉雜色古者大夫乘駒乘馬則僭諸侯之
禮矣蓋亂生於衣服車馬之間而已大叔于田乘乘
馬而沃之大夫素衣朱襮此晉鄭之所由亂也駉亦
駉類取駉之色一曰蒼白雜毛駉一曰蒼黑雜毛駉
今駉色在青黑之間亦在青白之間詩曰毳衣如綦
傳曰綦駉也然則色在青白之間

駉

毛詩傳曰青黑曰騏蓋騏蒼艾色一曰馬青驪文如
博慕也詩曰其帶伊絲其弁伊騏弁皮弁也司服曰
凡兵事韋弁服駘朝則皮弁服韋弁以韎韋為之故
曰韋弁一名爵弁其色則象爵故也皮弁以鹿皮為
之故曰皮弁一名騏弁其文則象騏故也亦或謂之
慕弁鄭氏以為爵弁似冕又謂韋弁韎韋為弁又以
為其衣裳又曰韋弁蓋韎布為衣而素裳皆誤矣按
士冠禮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韎韎則韋弁服純衣
纁裳矣凡弁爵弁為上皮弁次之故司服初一曰韋
弁服次二曰皮弁服次三曰冠弁服次四曰服弁服
次五曰弁經服蓋冠弁服弁皮弁服也弁經則服皮

弁而加經故其序如此喪服小記曰諸侯吊必皮弁
錫褰服問曰公為卿大夫錫褰當事則弁經足相參
證也左傳曰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而射鴻於
圃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皮冠弁也說者以
為田獵之冠則凡甸事冠弁服即皮弁又明矣詩曰
騏駼是中騏驪是騏蓋騏駼中駟騏驪上駟故服以
此伐舉四驪南征舉四騏者言方是時馬政愈修其
所以執駒綱馬教駢攻特臧僕講馭夫之法滋廣故
雖騏亦閑習任為用矣非獨四驪也

馬

爾雅曰後右足白驤左白鬲易曰震為鬲足蓋取其
躁以躁故二絆其足作足言縱之而動也鬲足言制
之而動也今字鬲从馬一絆其足鬲从馬二絆其足
馬从馬口其足詩曰繫之維之口者維之也淮南子
曰是猶兩絆騏驥而求其致千里也兩絆言鬲其足
詩曰駕我騏驎王肅謂駕兩馬者下去騏驎是中駟
驪是騏明此駕兩者也蓋古者庶人駕一士駕二大
夫駕三諸侯駕四天子駕六說文曰駢駕二馬也尚
書大傳曰命於其君然後得乘駢馬駢駕三馬也駟
駕四馬也詩曰載駟載駟駟以言大夫駟以言諸侯
馬政論曰後足偏白者凶若鬲之類是也此士之所

以駕也歟

駟

爾雅曰白馬黑鬣駟廣雅曰白馬朱鬣駟今呼黃馬
尾鬣一道通黑如界者為駟蓋馬無分於黃白皆謂
之駟若今衣脊絡縫故曰駟也明堂位曰夏后氏駟
馬黑鬣此以別白馬朱鬣之駟也月令曰孟秋駕白
駟此以別黃馬黑鬣之駟也俗云駟馬善奈勞苦詩
曰嘽嘽駟馬言駟性善勞而今取息不平如此則以
甚勞故也古者天子之御純駟故詩曰駕彼四駟又
曰乘其四駟若諸侯之御則不能具純駟矣詩曰駕
我騏驎蓋言秦之士也又曰騏驎是中駟驪是駟蓋

言秦之御也

白顛

爾雅曰的顛白顛今之戴星馬也詩曰有車鄰鄰有馬白顛鄰鄰衆比貌於車言其衆於馬言其特相備也覲禮曰奉束帛匹馬卓上九馬隨之說者以爲卓即的顛故以爲上列而九馬隨其後莊子曰齊之以月題蓋月題額上當顛如月者所以象顛之白然則馬之貴的顛也可知矣易曰其於馬也爲的顛蓋震二陰在上故爲的顛夫文入二爲白白陰色也二陰數也馬政論曰顛有白毛謂之的盧又曰準上有旋毛及白毛者謂之的吻凶俗云的顛非也

驥

說文曰馬深黑色驪馬赤黑色驥先儒云取其馬色如鐵非特有取於色蓋亦取其堅壯如鐵故曰驥也月令孟冬乘鐵驪即此是也詩曰駟驥孔阜六轡在手以美襄公田狩之事蓋馬之族不一而駟馬則喜前駑馬則喜後故古之御者駑馬以鞭爲主駢馬以轡爲主驥性堅駢則疑於難御而有繁手之勞矣今其六轡在手而已則是無事於轡故詩以美之也陸子曰三皇垂策五帝繁手唐虞按轡禹湯馳轉

驪

驪馬白跨驪馬白腹驪驪从繚省禮曰練而繚繚

淺赤也一染謂之縹再染謂之緹三染謂之纁周人
尚赤戎事乘駟赤馬白腹曰駟言上周下殷也詩曰
駟駟彭彭此言尚父之乘然則戎事乘駟蓋特其長
而已或曰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則於戎事乘駟之說
害矣曰序詩者曰宣王南征則蠻荆之事正之而已
故言兵則非伐人之兵也言車則非戎車也言馬則
非戎馬也

黃

黃駟曰黃黃亦馬之上色故駟頌首章曰有驪有黃
也列子曰牝而黃壯而驪馬至果天下之馬也有駟
曰乘黃矣然後乃言乘牡卒言青驪之駟則黃牝驪

牡剛柔之質具矣明堂位曰周人黃馬蕃鬣言吉事
乘此詩曰四黃既駕兩駟不猗是也至於戎事則乘
駟檀弓曰周人尚赤戎事乘駟或曰天子之馬盛則
駕六常則駕四詩曰四黃既駕兩駟不猗此駕六之
證也穆王命八駿之乘右服華騮而左綠耳右騄赤
驥而左白縹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左騄盜
驪而右山子此駕四之證也
青驪曰駟今之騏驎也詩曰駟彼乘黃駟彼乘牡駟
彼乘駟言臣有柔順之德剛健之材又被文以成之
則臣之道備矣於乘黃曰在公明明於乘牡曰在公

飲酒於乘駟曰在公載燕在公明明則禮所謂在明
明德也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於是飲酒以載燕則亦
以有道故也鹿鳴之道和樂而已非君臣之道也故
六月之序至言四牡然後曰君臣缺矣今言在公飲
酒在公載燕而更以爲頌君臣之有道者蓋夙夜在
公在公飲酒則臣有餘敬君有餘惠臣有餘敬君有
餘惠則非特若鹿鳴正言賓主之道而已是乃所以
爲君臣有道也

駟 駟曰黃白雜毛駟駟駟駟今之桃花馬駟
爾雅曰黃白雜毛駟駟駟駟今之桃花馬駟
今之泥騮也詩曰我馬維駒我馬維駒我馬維駟我

馬維駟其先後與駟之序合則駟不如駟駟不如駟
矣然是詩乃卒言駟者以明馬雖彌劣所以御之滋
善

駟 駟曰黃白雜毛駟駟駟駟今之桃花馬駟
駟白駟徐鉉曰疑象駟文晉侯乘駟乳虎見之而伏
則象駟之文理或然也駟亦馬之上色故古者國君
乘之文王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頰乘駟馬
而偏朱蹄諸大夫蹇然曰先君王也詩曰皇駟其馬
亦言皇駟者士昏禮攝盛故也爾雅所謂駟如馬倨
牙食虎豹詩所謂隰有六駟者字从交作字說曰駟
類馬食虎而虎食馬凡類已也而能除害已者在所

交也則駮非此駮也

馬善駮牝驪牡爾雅曰駮牝驪牡以罕稱也駮之字
以來言進於馬矣宜有來而無往易曰知進而不知
退亢龍也凡馬六尺以上為馬七尺以上為駮八尺
以上為龍詩曰駮牝三千三千言多駮牝取其大也
蓋驃馬常小今俗謂之小馬以此凡馬宗廟用龍戎
事用駮田事用駮田馬也考工記曰國馬之鞞深
四尺有七寸田馬之鞞深四尺鄭云國馬高八尺衡
高八尺有七寸除馬之高則餘七寸為衡頸之間也
田馬高七尺衡高七尺有七寸除馬之高則餘七寸

為衡頸之間也校人曰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
二種大夫曰家其種又自田馬而下則所謂國馬者
無大夫之馬矣蓋諸侯有良馬有戎馬無齊道大夫
有田馬有駮馬無種戎或曰正言國馬者非特以別
大夫亦以約天下之馬也伯樂曰良馬可以形容筋
骨相也天下之馬若滅若沒若亡若失良馬即國馬
也故駟頌以為諸侯有良馬有戎馬有田馬有駮馬
變種曰良者以此也歟庾人曰八尺以上為龍此種
馬也豈所謂天下之馬者耶蓋馬八尺以上則疑於
龍矣是故謂之龍也坤之上六稱龍與此同義駟之
頌一章曰有駟有皇有驪有黃二章曰有騅有駮有

駢有騏三章曰有驛有駱有騮有雉四章曰有駟有
駟有驛有魚按驪馬白跨曰駟黃白曰皇純黑曰驪
黃騏曰黃蒼白雜毛曰騅黃白雜毛曰駟赤黃曰騏
青黑曰騏青驪騏曰驛白馬黑鬣曰駱赤身黑鬣曰
騮黑身白鬣白雜陰白雜毛曰駟形白雜毛曰駟豪
駟曰驛二目白曰魚魚今謂之環眼馬馬之最下者
也言有驪有黃於前言有驛有魚於後每章愈下則
以言僖公至誠成物有德而無已莊子曰百里奚爵
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作思無邪思馬斯徂殆此
之謂也

馬二歲曰駒三歲曰駝八歲曰駟馬八歲一變故从
八也語曰七駟八白言馬至八歲駟變而白矣傳曰
大夫乘駒蓋駒血氣未定則有蹄齧之虞故大夫乘
之荀子曰大路之馬必僖至於教順然後乘之所以
養安也倍言年長以倍今羣牧選馬十六歲以上乃
以進御此遺象也曲禮曰齒路馬有誅路馬之齒高
矣故齒路馬有誅所以廣敬也詩曰戎馬維駒六轡
如濡而後言維騏維駱維駟則騏也駱也駟也蒙上
之文宜皆為駒大夫乘駒駕三今日六轡者上大夫
卿奉使故也禮曰上大夫卿卿與諸侯駕四說文从
句字音拘則以駒血氣未定宜拘執之焉爾詩曰繫

之維之義蓋取此一章曰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繫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焉逍遙二章曰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繫之維之以永今夕所謂伊人於焉嘉客古者朝食曰饗夕食曰飧飧薄食也故是詩於苗曰以永今朝於藿曰以永今夕逍遙以道言之也嘉客以禮言之也清人曰二矛重英河上乎翱翔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遙翱翔禮之事也逍遙道之事也河上非所宜然因以微切其上故序者曰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也舊說繫馬曰維繫牛曰縷公羊曰牛馬維縷

周官馬八尺以上為龍戎馬之高蓋亦准此故爾雅曰馬八尺為駮也駮即戎馬故其字指事而戎事齊力尚強故爾雅又曰絕有力駮也校人云種馬一物戎馬一物戎馬即駮是也種馬即龍是也史言良馬謂之龍種蓋出於此

桃

桃有華之盛者其性早華又華於仲春故周南以興女之年時俱當諺曰白頭種桃又曰桃三李四梅子十二言桃生三歲便放華果早於梅李故首雖已白其華子之利可待也然皮束莖幹頗急四年以上宜以刀剗其皮不然皮急則死故周南復取少桃以興所謂桃之夭夭是也一章曰灼灼其華灼灼者其華之紅而麗也言女以盛時而嫁二章曰有蕢其實蕢大貌蓋桃性更七八年便若老則子細此言少桃故曰有蕢其實言非但有華色又嫁而有子夫婦之道成焉三章曰其葉蓁蓁蓁蓁盛也言能成其家又以

苾其所賴也且桃性華葉齊生至於有蕢其實然後其葉蓁蓁故其序如此抑陰青繁合休息者賴之又

在夏之時也魏之詩曰園有桃其實之穀園有棘其實之食言國君有一國以爲養今也資園桃以爲穀賴園棘以爲食而園之外莫理焉則徒儉以嗇而不能

用其民可知也禮曰王吊則巫祝以桃茹前王桃鬼所惡而茹以拔除不祥所以異於生也本草云桃梟主殺百鬼精物桃梟木乾如梟磔首木上故曰梟也典術曰桃者五木之精故能厭伏邪氣服其華令人好色蓋仙木也賦曰桃華醜面家語曰六果桃爲下祭祀不用不登郊廟此言祭祀不用而已周官饋

食之適曰其實棗栗桃乾榛榛實則桃用其乾爾棗
栗桃言乾榛榛言實則先儒謂榛乾梅也非是榛為
梅而已漢武帝故事云海上有蟠桃三千霜乃孰一
千年開華一千年結子東方朔嘗三盜此桃矣按仙
家日月長其果之華實自然久也南華真經曰北冥
有魚其名為鯢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鯢鵬之大不知
其幾千里也郭象以為此豈好奇哉直以大物必自
生於大處大處亦必自生此大物

甘棠

釋木云杜甘棠甘棠今之杜梨也又曰杜赤棠白者
棠樊光云赤者為杜白者為棠陸機草木蟲魚疏以

為赤棠與白棠同爾但子有赤白美惡子白色為白
棠甘棠也赤棠子澁而酢無味俗語曰澁如杜是也
字說云詩言蔽芾甘棠以杜之美言有扶之杜以棠
之惡說詩者以意逆志乃能得之甘棠之詩一章曰
勿剪勿伐二章曰勿剪勿敗三章曰勿剪勿拜伐將
以絕之也敗殘之而已拜屈之而已於公所及戒以
勿伐所憇戒以勿敗所說戒以勿拜言人思召公之
德久而彌深愛其棠彌至也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
廟之敬也劉歆廟議以為思其人尚愛其木況宗其
道而毀其廟乎故曰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
數故於殷太甲為太宗大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由

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由
梅

梅一名柝杏類也其實酢子赤者材堅子白者材脆
華在果子華中尤香俗云梅華優於香桃華優於色
故天下之美有不得而兼者多矣若荔枝無好華牡
丹無美實亦其類也記曰夔其窮與梅先桃李而華
女失婚姻之時則感已之不如亦梅華雖先桃李然
其箸實乃更在後則婚姻之年或未慊也故詩人以
興焉詩曰標有梅其實七兮標有梅其實三兮標有
梅頃筐塹之言梅盛極而落存者十七已而十三則
已失婚姻之時矣頃筐塹之則婚姻尤晚矣得及男

女之時而已蓋始於季秋終於仲春者婚姻之時也
三十而娶二十而嫁者男女之時也周南昏姻以待
召南則男女得以及時而已且及者汲汲之詞此其
所以淺迫而為召南然則魯衛之政兄弟也周召之
化其父子歎詩曰墓門有梅有鴉萃止言墓門之隧
既非梅之所宜生而鴉之為物食甚而甘之以自美
非梅之所能養而美之者也猶之陳陀無良師傅養
成其質以至於不義且鴉所鳴民有禍則惡加於萬
民之譬也今江湘二浙四五月之間梅欲黃落則水
潤土溽礎壁皆汗蒸鬱成雨其霏如霧謂之梅雨沾
衣服皆敗黥故自江以南三月雨謂之迎梅五月雨

謂之送梅轉淮而北則否亦梅至北方多變而成杏
故人有不識梅者地氣使然也傳曰五月有落梅風
江淮以為信風亦華信風之類賈思勰曰按梅華早
而白杏華晚而紅梅實小而酸杏實大而甜梅可以
調鼎杏則不任此用世人或不能辨言梅杏為一物
此則北人不識梅也詩曰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
至止錦木狐裘條抽也蓋抽渡淮而為枳梅變而成
杏今終南之所生有條有梅而材實成焉則山之所
以美化乃在乎此以譬則人君之道化也書曰若作
酒醴爾惟麴蘖若作和羹爾惟鹽梅蓋造而始之者
麴蘖也調而成之者鹽梅也高宗之於傳說始命之

曰用汝作礪言命汝作此而已所謂格則庸之者也
終命之曰爾惟麴蘖爾惟鹽梅則其所以待之厚矣
蓋麴蘖所以作酒故也鹽梅所以作和羹故也七命
云礪以秋橙醑以春梅正言春梅者春實尚青味酢
故也淮南子注曰一梅不足為百人食者少不能有
所勝故曰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鉤金與一輿羽之謂
哉善說大庾嶺上梅南枝落北枝如華故文二人向
陽為以向陰為比士之趨嚮不可不慎也

李

素問曰李非皆酸李東方之果木子也故其字以木
从子性頗難老老雖枝枯子亦不細其品處桃上故

果屬有六桃最為下孔子飯黍不以雪桃而詩曰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又曰丘中有麻彼留子嗟丘中有麥彼留子國丘中有李彼留之子言麻以衣之麥以食之又有李焉且皆丘中植之則留子之政修矣此人之所以思之法言曰男子畝婦人桑之謂思呂子曰子產相鄭桃李之垂於術者莫之援也然則丘中有李又能使人不盜也爾雅曰桃曰膽之棗李白靈之蓋棗李之齊去靈而已舊云桃李種注大率欲方兩步一根密則陰輒相扇不惟子細味亦不佳也論語曰朋友數斯疏矣有是哉化書曰李接桃而本強者其實毛梅接杏而本強者其實甘此明造化之權

有以知巧而移矣莊子曰接子之或使此之謂也爾雅曰休無實李言可休息而已無實可食也

楓

釋木云楓攝攝楓似白楊有脂而香今之香楓是也木厚葉弱枝善搖故字从風作音从風也葉作三脊霜後色丹所謂丹楓其材可以為式兵法曰楓天棗地置之槽則馬駭置之轍則車覆是也舊說楓之有瘦者風神居之夜遇暴雷驟雨則暗長數尺謂之楓人天旱以泥封之即雨故造式者以為蓋又以大霆擊棗木載之所謂楓天棗地蓋其風雷之靈在焉故能使馬駭車覆也楓尊棗卑故式覆以風楓載以雷

棗古者王禁彼以楓槐外朝之位樹九棘焉賦曰蘭若充庭槐楓被宸此之謂也

槐

春秋說曰槐者虛星之精槐性暢茂上棘爾雅所謂如槐曰茂又曰槐棘醜喬桑柳醜條是也周官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面三槐三公位焉蓋槐取黃中外懷又其華黃其成實玄故也棘取赤中外刺又其花白其成實赤故也蓋聖人取義簡博植一物而衆善舉故曰禮樂法而不說詩曰駟騶彭彭傳云駟馬白腹曰騶言上周下殷也西方之書以蓮華取義蓋以如此蓮華有白

有青有赤其所表示則白淨也青善也赤覺也能隨衆緣應時開敷悅可衆心而非實也然實亦因此是之謂妙蓮華舊云弱槐初生不能自立即於槐下種麻脅槐令長既植移而蔭之亭亭若一所謂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者也所以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天玄主物簿曰槐木生丹不復凋殘也木身潤滑常有香氣如焚松風由是觀之內丹之益豈虛言哉

棗

棘大者棗小者棘蓋若酸棗所謂棘也於文重束為棗並束為棘一曰棘實曰棗蓋棗性重喬棘則低矣故其制字如此詩曰八月剝棗十月穫稻剝擊也棗

實未孰雖擊不落已孰則爛不擊自墮蓋收棗擊而落之故齊民要術所謂全赤即收收法撼而落之爲上是也且棗全赤即收故乾則紅皺復無烏鳥之費半赤而收者肉未充滿乾復黃皺將赤味亦不佳故於全赤之時剥而落之夏小正曰剥棗栗零剥也者取也零也者降也零而後取之今採華藥亦各有時筆談云如紫草未華時採則根色鮮澤華過而採則根色黯惡故用葉者取葉初長足時採用華者取華初數時採用實者取成實時採緣土氣有早晚天時有愆伏如平地三月華者深山中則四月華是也孟子曰今夫粳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淳

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孰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世云取棗令人齒黃養生論曰齒居晉而黃晉齒食此故也

棘

棘性堅強費風之長養者其心之生更難於幹故詩曰凱風自南吹彼棘心以言七子不令費母之長養如此四時纂要云四月棗葉生凱風之時也蓋母雖失道負罪引慝自謂不令念其母之勞而忘其過者孝子之道也故序者曰凱風美孝子也且其負罪引慝自謂不令念其母之勞而忘其過者亦所以微切以感其母公孫丑曰凱風何以不怨孟子曰凱風親

之過小者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蓋微切以激之之謂磯據此丑聞小弁之義則凱風之怨自可推而得今復云云者亦異乎商賜之言詩矣魏風一章曰園有桃二章曰園有棘棘酸棗也於果爲下以言昭公之節彌苦傳曰豫章以木稱郡酸棗以棘名邦舊云鵲巢中必有棘蓋棘性煖今人養華之法初春以棘數枝置華叢上可以辟霜護其華芽也木瓜

釋木云楸木瓜木瓜葉似柰實如小瓜其核可爲數號一尺百有二十節味酢善療筋轉陶隱居云如轉筋時但呼其名爲書上作木瓜

蠲渴楸書之而緩筋理有相感不可得而詳也詩曰梨百損一益楸百益一損投入之道宜有以益之而報人則欲其堅久故詩曰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玖也江左故老視其實如小瓜而有鼻食之津潤不木者謂之木瓜圓而小於木瓜食之酢澁而木者謂之木桃木李大於木桃似木瓜而無鼻其品又下木桃亦或謂之木梨梨蓋聲之誤也鼻即瓜之脫華處里俗呼之爲味其筍華處乃臍也按魚龍河圖曰瓜有兩蒂兩鼻者人則鼻與蒂異矣木瓜性脆木李性堅今人以蜂飴漬之者取木瓜煎之者取木李且六果桃最爲下其詩一章曰木瓜二章曰木桃三章曰

木李以言投我彌薄而報之彌厚則不應先桃後李
如此今木瓜或於孰時鏤紙作華粘之以瀋巽其上
得露日之氣乃紅其文如生云

穀

穀惡木也而取名於穀者穀善也惡木謂之穀則甘
草謂之大苦之類也詩曰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
維籜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蓋檀堅厚籜脆
薄其別之易也穀則惡木也而疑於美散木也而疑
於才其別之則難矣故一章言尚其樹檀而下其籜
二章言尚其樹檀而下其穀以誨宣王分別善惡有
隆於後且箴規者友道也誨誘者師道也記曰能博

喻然後能為師故衡門三章章四句鶴鳴二章章九
句比而不賦則以誨誘故也然僖公愿而無立志
故作衡門者以誘掖之宣王則高才之主特不能以
有終爾非愿而無立志者也故鶴鳴一二以曉教之
又與誘掖之詩異本草曰楮一名穀陶氏云即今構
木誤矣先賢以為皮斑者是楮皮白者是穀有辨者
曰楮無辨者曰構按此非一種物類相感志云其膠
可以團丹砂語曰構膠為金石之漆是也列子曰宋
人有為其君以玉為楮葉者三年而成亂之楮葉中
不可別也遂以巧食宋國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之生
物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故聖人恃道

化而不恃知巧老子曰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此之謂也

揚

爾雅曰揚蒲柳所謂董澤之蒲是也今有黃白青赤四種白楊葉圓青楊葉長赤楊霜降則葉赤材理亦赤黃楊木性堅緻難長俗云歲長一寸閏年倒長一寸世重黃楊以其無火或曰以水試之沉則無火取此木必於陰晦夜無一星則伐之爲枕不裂楊之孚甲早於衆木昏姻失時則曾木之不知也故詩曰東門之楊其葉牂牂盛也東門之楊其葉肺肺肺肺衰也以言嫁娶之暮如此莊子曰大聲不入於

耳折揚皇華則嗑然而笑折揚逸詩皇華即詩所謂皇皇者華是也蓋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則其即人情也近矣詩之近於人情非其至者也記曰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倡而三嘆有遺音者矣若此者詩之至也中庸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易曰枯楊生華枯楊生稊蓋楊性堅勁雖生棟不撓齊民要術曰白楊性勁直堪爲屋材寧折終不曲撓榆性懦軟久無不曲比之白楊不如遠矣正言枯楊義取諸此錄曰大過棟橈本末弱也

抽

呂氏春秋曰果之美者有雲夢之抽抽似橙而大於

橘數兩同書曰執錫分銀操橙證柚一名條秦風所謂有條者即此是也碧榦丹實出於江南列子曰吳楚之國有大木焉其名爲檮食其皮汁已憤厥之疾齊州珍之渡淮而北而化爲枳焉故曰橘柚有鄉產蒲有叢又曰橘柚凋於北徒若榴鬱於東移也晏子曰賜人主前瓜桃不削橘柚不剖此亦曲禮懷核之義然自其大者觀之雖若末務然而循循唯謹杜滅楷竊之萌遠矣後世法亡道散始以細謹爲不足顧也於是禮義大壞而八佾舞於庭三家者以雍撤天子至下堂而見諸侯矣由是言之夫禮之曲豈可廢哉詩曰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不可不慎也藥語曰

本草云橘皮味苦柚皮味甘此誤也柚皮極苦不可向口皮甘者乃橙爾橙可登而成之柚視其外油然者也

橘

橘如柚而小白花赤實蓋亦渡淮而變考工記所謂橘踰淮而北爲枳此地氣然也書曰厥包橘柚錫貢言錫明不常貢也崔寔正論曰橘柚之實堯舜所不常御蓋知是矣舊說橘宜見屍則多子故類從以爲橘覩屍而實繁榴得骸而葉茂也橙亦橘屬若柚而香物類相感恣曰葉有兩刻缺者是也淮南子曰故橘樹之江北化而爲枳是故柏公以管仲則治以易

牙則亂可不戒哉楚辭云斬伐橘柚列樹苦桃此亦
退賢進不肖之論也世傳伊尹為湯說至味云肉之
美者猩脣燕髀豹胎象節魚之美者洞庭之鱖東海
之鮑菜之美者崑崙之蘋具區之菁和之美者陽濮
之薑招搖之桂飯之美者玄山之禾不周之粟果之
美者江浦之橘雲夢之柚冰為天子不可得而具已
成而天子成天子成則至味具矣

唐棣

唐棣一名移其華反而後合詩曰唐棣之華偏其反
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此詩三百所以無此篇歟然則孔子刪詩蓋若此類

凡木之華皆先合而後開惟此華先開而後合詩曰
山有苞棣隰有樹椹苞棣以況可與權之臣樹椹以
況可與立之臣可與權者在上可與立者在下穆公
之業也又曰何彼穠矣唐棣之華何彼穠矣芾如桃
李蓋棣華偏而後合桃李則皆有華之盛者故詩以
況王姬下嫁其衣之禮如此且偏然反故車服不繫
其夫下王后一等爾雅曰唐棣移郭璞云以白揚江
東呼夫移偏然反夫之事也竹筴曰邲之戰偏然反
何也曰春秋無通辭從變而移今晉變而為夷狄楚
變而為君子故移在其辭以從其事陸機疏云唐棣
與李也一名雀梅亦曰車下李其華或赤或白六月

中孰大如李子可食華品序云洛陽亦有芍藥緋桃
碧桃千葉李紅郁李之類皆不減它出者而洛陽人
不甚惜謂之果子華曰某華至牡丹則名直曰華其
意謂天下真華獨牡丹其名之著不假曰牡丹而自
可知也其愛重之如此

常棣

如李而小子如櫻桃正白華萼上承下覆甚相親爾
采薇所謂彼爾維何維常之華是也唐棣之華反而
後合詩以譬權則此華上承下覆甚相親爾者常而
已矣故曰常棣也移以移棣以棣言華萼相承輝
榮相棗也棗仁也移義也兄弟尚親親親仁也故常

棣以燕兄弟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
如兄弟傳曰聞常棣之言為今也聞常棣之言為今
則管蔡之所以失道者以不聞乎此而已故序曰閔
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鷓鴣曰公乃為詩以遺王
名之曰鷓鴣而是詩云故作常棣焉變為言作者蓋
周公之於詩其道在鷓鴣而其事在常棣故也孟子
曰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繭戶今此下
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此以道乃
為鷓鴣之證也左傳曰周公吊二叔之不咸糾合宗
族於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
莫如兄弟此以事故作常棣之證也然則道在鷓鴣

事在常棣周公也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孔子也蔡子
曰作人當如常棣灼然光發

埤雅卷第十三

白詩云采芣苢之采芣苢也芣苢者車前子也
車前子一名芣苢其葉如車前子也今人呼
之曰芣苢也芣苢者車前子也今人呼之曰
芣苢也芣苢者車前子也今人呼之曰芣苢
也芣苢者車前子也今人呼之曰芣苢也

埤雅卷第十四

釋木 中大夫守尚書左丞上柱國吳郡開國公賜紫金魚袋陸佃撰

栗	棗	檉	桐	柏	楸	栗	柳	櫻桃	梧	柘	梓	榴	桂	棋
---	---	---	---	---	---	---	---	----	---	---	---	---	---	---

栗

栗味酸北方之果也有棗蠋自裹故先賢云皂者柞
栗之屬膏者楊柳之屬覈者李梅之屬國語曰婦摯
不過棗栗以告虔也先儒以為棗取早敬栗取恂栗
東觀書曰栗駭蓬轉蓋今栗房秋孰罅發其實驚躍
如爆去根幹甚遠所謂栗駭其以此歟詩曰山有樞
隰有榆山有栲隰有杻山有漆隰有栗言國君有財
而不能用猶之山隰不能自用其材故人卒取之以
為用也然則秦詩曰阪有漆隰有栗何以為美曰是
詩也非是之謂也秦仲既見君子有禮樂之好故道
此以為戒言宜並坐鼓簧今不能及時以自虞樂則

壯者其耆老者其亡矣此其所以為美也耆之為言
跌也易曰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與
此同義傳曰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自母言
之則為賢母自妻言之則未免為妬妻蓋言之異有
如此者相法曰白如截肪黃如烝栗今黃玉謂之栗
玉義蓋取此內則曰棗曰新之栗曰撰之按儀禮曰
棗烝栗擇蓋烝之之謂新撰之之謂擇

柳柔脆易生之木與楊同類雖縱橫顛倒植之皆生
然使十人植之一人搖之則無生柳矣立賢之道何
以異此又况植之之人寡而搖之之人衆乎松柏醜

茂桑柳醜苑詩曰苑彼桑柔又曰苑彼柳斯是也蓋
凡物發而成暢茂積而成苑結故桑柳醜條而其詩
謂之苑也苑柳曰有苑者柳不尚息焉言柳之苑非
若松柏之茂未幾而衰矣然人尚庶幾息焉以言幽
王之不可朝事曾苑柳之不如也東方朔集曰首陽
為拙柳下為工一作柱下為工柱下老子柳下展禽
也二說皆通大戴禮曰正月柳梯梯者發孚也本草
曰柳華一名絮抱朴子曰柳柞速朽燎以為炭則億
載不敗此言養生之經有益如此故廣成子以謂我
修身千二百歲矣而吾形未嘗衰也中朝故事云天
街兩畔槐木俗號為槐衙曲江池畔多柳亦號為柳

衙意謂其成行列如排衙也今言官腰細瘦謂之柳

腰

柳釋木云大而散柳小而散榎榎梧早脫故柳謂之秋
榎美木也故曰山居千章之柳其人與千戶侯等董
子曰木名三時草命一歲若椿以春柳以秋榎以夏
所謂木名三時茅以子黃以寅茆以卯昔以酉葵以
亥芋以丁茂以戌芑以巳莘以辛葵以癸之類命以
一歲支榦故曰草命一歲也夢書曰榆為人君揚為
使者柳為讀謂今柳謂之絲柳謂之線柳柳有行列
莖幹喬聳凌雲華高可愛至秋垂條如絲俗謂之柳

線述異記云越人多摘抽園成山摘謂之橙摘戶
中山又有椒戶著名椒籍者也

櫻桃

櫻桃為木多蔭其果先熟一名合桃許慎

曰鶩之所含食故曰含桃也

所舍食故謂之鶩桃也月天子羞以含

桃言薦新也其顯大者或如珠璣南人

語其小者謂之櫻珠字說云

者考玉材成就既久如考者

柏

拍一名柎雜記所謂暢曰以柎者是也柏性堅緻有

脂而香故古人破為暢曰用以擣鬱詩曰汎彼拍舟
在彼中河言拍非不可以為舟特非拍之所宜故共
姜守義引以自況也共姜守義所以自誓如此則欲
奪而嫁之者特牽於天性之愛而已故曰母也天只
不諒人只傳云天謂父也蓋毛讀序者所謂父母欲
奪而嫁之之誤也且女子從母而已故稱母焉何必
言父然後如序王文公曰槐黃中其華又黃懷其美
以時發者也故公位焉松華猶槐也而實亦玄然華
以春非公所以事上之道拍視松也猶伯視公伯用
誣所執躬圭者以此公用直所執拍圭者以此擗拍
葉松身則葉與身皆曲縱松葉拍身則葉與身皆直

縱以直而從之，猶以曲而會之。世云柏之指西，猶磁之指南也。

梧一名槐，即梧桐也。今人以其皮青，號曰青桐。華淨妍雅，極為可愛。故多近齋閣。種之，梧橐鄂皆五焉。其子似乳，綴其橐鄂，生多或五六少，或二三，故飛鳥喜巢其中。莊子所謂空閣來風，桐乳致巢是也。今亦謂之梧。子詩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蓋梧桐以譬才之柔，今朝陽以譬德之溫厚。莊子曰：師曠之技，策也。惠子之據，梧也。此言精大用則竭，神大用則弊。故二子疲或枝策而立昏，或據梧而瞑。

也

此即白桐華而不實。賈思勰曰：白桐無子，冬結似子者，乃是明年之華。房爾雅曰：榮桐木，即此是也。桐木華而不實，故曰榮桐木也。今亦謂之華桐。華則以其華而不實，賈思勰曰：桐葉華而不實者，曰白桐實而皮青者，曰梧桐。今炒其實，敗之，味似菱芡。桐有三輩：青白之外，復有岡桐，即油桐也。生於高岡，今亦謂之岡桐。蓋梧性便濕，不生於岡，故比桐有岡之號。毛詩傳曰：梧桐不生山岡。太平而後生。朝陽陶氏云：桐有四種：青桐、葉皮青似梧而無子、梧桐、色白葉似青桐。

而有子白桐與岡桐無異唯有華子爾岡桐無子是
作琴瑟者皆不足據按青桐即今梧桐白桐又與岡
桐全異白桐無子才中琴瑟岡桐子大有油與陶氏
之說正反詩曰湛湛露斯在彼杞棘愷悌君子莫不
令德其桐其捥其實離離愷悌君子莫不令儀杞棘
剛木故詩以況今德倚桐柔木故詩以況今儀淮南
子曰梧桐斷角馬斃截王言柔弱之勝剛強如此論
衡曰楓桐速長故其皮肌不能堅也老子曰大器晚
成豈不信哉孟子曰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又曰舍其
梧擯養其楨棘則為賤場師焉梧雖桐輩也而梧下
桐上擯雖梓輩也而擯下梓上故桐梓者愛身之譬

也梧擯以况肩背而已蔡邕月令云桐始華桐木名
木之後華者也釋之故曰始易緯曰桐枝濡毳而又
空中難成易傷瀕成氣而後華淮南子曰桐木成雲
言其升氣可以造雲云遁甲曰梧桐不生則九州異
名之曰桐似本於此桐柔木也而虛其心若能同者
父喪杖竹母喪杖桐竹有節父道也桐能同母道也
母從子者也舊說梧桐以知日月正閏生十二葉一
邊有六葉從下敷一葉為一月有閏則生十三葉視
葉小者則知閏何月不生則九州異君

柘
柘宜山石柘宜山阜楮宜澗谷柘宜下田竹宜高平

之地崔豹古今註曰梓實曰椽棘實曰棗桑實曰葢
柘實曰佳佳言佳鳥性所食也考工記曰弓人取材
柘爲上檇次之檠桑次之橘次之木瓜次之荆次之
竹爲下蓋弓材莫良於檠尤良於柘故皇矣先其檠
後其柘也蠶書曰柘葉飼蠶其絲作琴瑟弦清鳴響
亮勝於凡絲遠矣

椒

椒似茱萸而小赤色內含黑子如點今謂椒曰木
有針刺葉堅而滑澤爾雅曰椒檇醜棗桃李醜核言桃
李屬皆內核椒檇屬皆外棗也酉陽雜俎曰椒可以
來水銀茱萸氣好上椒氣好下蓋椒氣性不上達故

詩以譬沃也言沃盛強能修其政然其馨香下達而
已詩曰椒聊之實蕃衍盈升椒聊之實蕃衍盈匊沃
以支子受邑其後遂將盛大則猶之椒也其實蕃衍
而至於盈升盈匊也先盈升後盈匊則古者制大而
升小升之所容不足以盈匊故也或曰廣雅以爲兩
手謂之匊匊一升也故是詩先言升後言匊相備而
已莊子曰韋以哀椒雖踰絺綌然久則臭椒故天下
之理有初雖若佳後更爲害不可不察也

梓

傳曰橋者父道也梓者子道也舊說椅即是梓梓即
是楸蓋楸之䟽理而白色者爲梓梓實桐皮曰椅其

實兩木大類同而小別也今呼牡丹謂之華王梓爲木王蓋木莫良於梓故書以梓材名篇禮以梓人名匠也書曰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臚言王者造始作爲典則以授諸侯則既勤樸斲之譬也諸侯致飾嗣其功而終之則惟其塗丹臚之譬也詩曰樹之榛栗椅桐梓漆言其宮中所植皆能預備禮樂之用語曰一年之計莫如種穀十年之計莫如種木故文公於初作宮室之時早計如此又曰維桑與梓必恭敬上言桑梓父之所植尚或敬之也禮曰見君之几杖則起其類是乎尸子曰荆有長松文梓

榛

榛似梓實如小栗栗屬也先王以爲女摯詩曰營營青蠅止于樊止于棘止于榛者言圃有樊園有棘山有榛明欲遠而止之彌遠也又曰鳴鳩在桑其子在梅其子在棘其子在榛者蓋先實考梅後實者棘先實者棘後實者榛故其序如此亦其榛卑小於棘棘卑小於梅詩以刺之故每況愈下也賦云榛栗罅發江南有小栗謂之茅栗此讀茅爲茅之誤也莊子曰狙公賦茅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茅小栗也

榴

木卧死爲斃立死榴荀子曰周公之狀身如斃黃臯陶之狀色如削瓜以此非相蓋不足以非之詩曰作

之屏之其苗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樹啓之辟之其
聖其樞攘之剔之其壓其柘言周公之新民刊除林
木以治田作室其始作之屏之者樞翳而已既又就
者衆民無所居焉則其修之平之也及於灌樹其啓
之辟之也及於樞攘其尤衆也無以處之則攘之
剔之至於壓柘壓柘材之美者人之所恃以蠶也蓋
論道則木以不材生議政則木以不材死故莊子言
散樗以不材終其天年而是詩又言刊除材木始於
樞翳不得已而去之然後及於壓柘此古之人所以
處乎才與不才之間猶曰似之而非也

釋木云樞羅樞一名羅其文細密如羅故曰羅也又
有白者赤羅文棘白羅文緩雖皆所謂文木然而赤
羅爲上故穆公植之秦詩初曰晨風卒曰樹樞者言
人君所以用賢之道始於能致之終於能立之棟謂
之綾杉謂之紗樞謂之羅羅亦有華者俗謂之羅錦
羅錦猶言杉錦棟綾也羅錦明杉錦暗今虜人有棟
綾器其文如綾綺狀又下於杉錦矣爾雅曰棟赤棟
白者棟

蘇秦曰楚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謁者難見於鬼王
難見於帝蓋桂藥之長也凡木葉皆一脊惟桂三脊

桂之革三一曰菌桂葉似柿葉而尖滑鮮淨蜀都賦所謂菌桂臨崖者即此桂也二曰牡桂葉似枇杷而大爾雅所謂棗木桂者即此桂也菌桂無骨正圓如竹故此云木桂也三曰桂舊云葉如柏葉者即此桂也皆生南海山谷間冬夏常青故桂林桂嶺皆以桂為名也本草言桂宣導百藥無所畏又云菌桂為諸藥先聘通使故說文以為百藥之長也莊子曰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言此皆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桂猶圭也久服通神若服以祀宣道諸藥為之先聘若執以使又謂之棗能侵他木斃之談苑記江南後主患清暑閣前草生徐鍇令以桂屑布磚縫中宿

草盡死呂氏春秋云桂枝之下無雜木蓋桂味辛螫故也然桂之殺草木自是其性不為辛螫也雷公炮炙論云以桂為丁以釘木中其木即死一丁至微未必能螫大木自其性相制爾越絕書曰人固不同慧種生聖癡種生狂桂實生桂桐實生桐以鯨生禹考之殆不然矣異書云月中有桂下有一人常斫之木瘡隨合

扮矣且東門人謂山之木也入海則來國之木扮白榆先敷葉後著夾榆性扇地所扇各與木等故其陰下五穀不植而古之人就以息焉東門之扮一章曰東門之扮宛丘之桐子仲之子漢安其下言風

化之所行大夫氏之子道舞也二章曰穀旦于美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婆娑言風化之所行大夫氏之女市舞也男子道舞尚非所宜女子市舞尤非所宜矣且東門人所出入宛丘之道人所往來國之交會也於是有所扮扮之陰焉則人之所趨而聚也管子曰桓公之時而衢之民桑麻不種繭縷不治衣多弊屨多穿管仲請沐途旁之枝使無尺寸之陰為是故也內則曰莖苴扮揄兔薨滄瀆以滑之兔新生者薨其乾也莖苴扮揄初生其葉蓋象兔目故謂之兔也淮南子曰槐之生也五日而兔目十日而鼠耳字說曰揄瀄滑故謂之俞莖俞而有刺所以為至扮俞而

已安可長也以俞為合乃卒乎分夫根如粉俞如粉皆分之道

棋

木高大似白楊多枝而曲飛鳥喜巢其上賦曰枳句來巢是也子依房生箸枝端大如指長數寸狀如珊瑚噉之甘美如飴今俗謂之枳棋古今註曰一名樹蜜一名木錫實形卷曲核在實外以其木為屋近酒能令酒味薄曲禮曰婦人之摯棋榛脯脩棗栗棋取卷曲榛言至棗言早栗言恂栗故曰以告虔也

齊由蘇言至秦言早秦言白蘭果也曰公食也

謂今西秦也出歸曰以人言也

蘇一曰木也實如棗也

陶師之甘美也今公食之

木菓是也子如棗也

木高火灼白粉也

木高火灼白粉也

木高火灼白粉也

木高火灼白粉也

釋名卷第十五

中大夫守尚書左丞上柱國吳郡開國公賜紫金魚袋陸佃撰

釋名

竹

蒿

苻

藻

蕭

虞蓼

芥

芟

蓬

繁

蘋

海藻

淺

卷耳

竹

文

埤雅第十五

竹物之有筋節者也故蒼史制字筋節皆从竹爾雅曰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今竹性亦喜東南引生故古之種法云斲取東南引根於園角西北種之久之自當滿園語曰西家種竹東家治地言其滋引而生來也易曰方以類聚竹引東南則以卦推之巽為竹矣震東方也故震為蒼筤竹而已蒼筤幼竹也今人穿沐叢竹芟其繁亂不使分其勢然後投幹裁擇俗謂之洗洗竹第如洗華例非用水也傳曰淇衛籊籊又曰淇衛之籊又曰下淇園之竹以為楫又曰淇園之竹以為大蓋淇之產竹土地所宜故風

人以此美武公之德也詩曰瞻彼淇奧綠竹猗猗瞻彼淇奧綠竹青青竹之初生其色綠長則綠轉而青矣故是詩如此然其卒章又曰如箒如箒言盛也且曰如簧則又以明其為竹矣禮器曰禮器是故大備大備盛德也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蓋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則禮至於器矣禮器是故大備大備盛德也故詩曰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國語曰及其沒也謂之春聖武公然則武公其殆聖矣乎爾雅曰如竹箭曰苞如松柏曰茂苞言其本茂言其末竹性叢生待鞭深遠故曰苞詩曰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干言原

流之長也山言基址之固也竹言根本叢緻松言枝葉繁衍蓋不如是雖有室豈足樂哉故考室之詩首章如此竹譜曰北方寒冰壅冬地凍竹根類淺故不能植為是故也爾雅又曰養數節挑枝四寸有節類堅中簡茶中凡此皆竹之類一疏一數一虛一實爾雅又曰蕩竹孫炎以為闕節為蕩按儀禮蕩在建鼓之間蕩蓋簫屬明非數節者也舊說竹率六十年根轉一易即華實而枯死實落於土復生六年成曠稽聖賦曰竹布實而根枯蕉舒花而株槁禮斬衰杖竹齊衰杖桐說者以為竹圓效天桐方法地又曰竹者蹙也桐者痛也竹外節桐內節喪禮以屨於父故為

母者則其節有不能達於外矣且桐削杖亦以明其情禮夫父不可充也然母亦豈可略哉故齊衰杖桐削之使勿充而已猶曰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斷竹言用瓦言味木言斷相備也竹曰不成用主其質言之木曰不成斷主其文言之其曰瓦不成味則言以受飲食又不足以成味也荀子曰木器不成斷陶器不成物薄器不成內變味言物變用言內其義一也說文云竹冬生艸也象形下垂者箬箬也蓋竹从倒艸竹艸也而冬不死故从倒艸一曰竹倒種故从倒艸其萌曰筍筍从勹从日勹之日為筍解之日為竹一曰从勹勹內為筍勹外為竹今俗呼竹為

姑母草言荀旬有六日而齊母

蓬

釋草云鬻彫蓬薦黍蓬詩曰首如飛蓬蓬蒿屬草之不理者也其葉散生如蓬未大於本故遇風輒拔而旋說苑曰秋蓬惡於根本而美於枝葉秋風一起根且拔矣是以君子務本也騶虞一章曰彼茁者葭二章曰彼茁者蓬葭澤草也蓬陸草也故詩以言庶類蕃殖書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莊子曰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蓬善轉旋非直達者也商子曰飛蓬遇飄風而行千里乘風之勢也蓋蓬有利轉之象故古者觀浮木而知為舟觀轉蓬而知為車然蓬雖轉旋

無常其相遇往往而有也故其制字以逢東觀漢記曰栗駭蓬轉因遇際會管子曰無儀法程式蜚搖而無所定謂之蜚蓬之問蜚蓬之問明主不聽也故詩曰匪先民是程匪大猷是經大夫以刺幽王

蒿

晏子曰蒿草之高者也爾雅曰繁之醜秋為蒿蓋繁之類至秋則高大矣故通呼為蒿也又曰蒿葭蔚牡蒿今人呼青蒿香中炙啖者為葭青蒿背之不白者也詩曰蓼蓼者莪匪莪伊蒿蓼蓼者莪匪莪伊蔚言以憂思亂其精神故目視昏華視莪以為蒿蔚也蔚大於蒿故前曰蒿後曰蔚也莊子所謂蒿日放於

此乎說文菴从蒿省蓋五十象艾六十象菁七十象
蒿艾治也蒿亂也莊子曰是其於辯也將妄鑿垣牆
而殖蓬蒿也蓬蒿以言穢亂管子曰今鳳皇麒麟不
來嘉數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鳩梟數至蒿之類至多
如青蒿一類自有兩種有黃色者有青色者本草謂
之青蒿亦恐有別也陝西綏銀之間有青蒿在蒿叢
之間時有一兩株迥然青色土人謂之香蒿莖葉與
常蒿悉同但比常蒿色青翠一如松檜之色至深秋
餘蒿並黃此蒿猶青氣稍芬香恐古人所用以此為

勝

蒿青而高繁白而繁爾雅曰繁皤蒿白蒿也葉麤於
青蒿從初生至枯白於衆蒿欲似細艾者所在有之
故曰皤蒿也今俗謂之蓬蒿可以為菹箋云豆薦繁
菹是也一曰由胡廣雅曰由胡白蒿也北海謂之旁
勃夏小正曰繁由胡由胡旁勃也詩曰于以采繁于
沼于沚繁所以祭也于沼于水之外也于沚于水之
內也苻采之左右繁采之內外蘋藻采之上下則其
位彌下者其事亦彌繁故也傳曰夫人執繁菜以助
祭神饗德與信不求備焉王后則苻菜也國語曰王
后親織玄統公侯之夫人加以紘紕卿之內子為大
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以下皆

衣其夫與此同意七月之詩曰春日遲遲采繁祁祁
傳曰采繁所以生蠶也蓋農功有早晚蠶事有先後
故言求桑于前以箸蠶之早者采繁於後以箸蠶之
晚者今覆蠶種尚用蒿云仙經曰白蒿白兔食之仙
爾雅曰繁菟葵豈謂是歟采繁先言于沼于汜後言
于澗之中言夫人於事有進而無退采蘋言澗在前
采繁言澗在後夫人嫌於事不勤大夫妻嫌於德不
劬也

苻

爾雅曰苻接余其葉苻蓋苻一名接余亦或謂之鳧
葵叢生水中莖如釵股葉在莖端隨水淺深詩曰參

差苻菜左右流之三相參為參兩相差為差參差言
其出之無類左右言其求之無方王文公曰萋餘詩
雖以比淑女然后妃所求皆同德者則萋餘惟后妃
可比焉其德行如此可以妾餘艸矣若繁蘋藻所謂
餘艸舊說藻華白苻華黃顏氏家訓云今苻菜是水
悉有之黃華似蓴是也夫后祭苻夫人祭繁大夫妻
祭蘋藻而詩之言苻止於芼之而已繁則曰于以用
之蘋藻則至于盛之湘之奠之無所不為焉亦其位
彌高者其事亦彌略之證也又后妃言河夫人大夫
妻言澗后妃言洲夫人言沼言汜大夫妻言蘋言藻
亦言之殺也且蘋繁蘊藻溪澗沼汜之毛也而苻則

異矣故后妃采苜詩傳以爲夫人執繁菜以助祭神
饗德與信不求備焉沼沚溪澗之草猶可以薦后妃
則苜菜也據此苜菜厚於蘋蘩故曰后妃有關雎之
德乃能共苜菜備庶物以事宗廟苜之言行也蘋言
賓藻言澡蘩言盛然則苜菜言采言芼是亦共之而
已故教成之祭芼用蘋藻以我婦順易曰德言盛禮
言恭又曰君子以成德爲行然則后妃采苜夫人采
蘩夫夫妻采蘋藻固有次第哉且后妃夫人采一大
夫妻采二二而足非其至也許大夫妻者不一而足
蘋

昏義曰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

也蘋之言賓也藻之言澡也魚亦柔異隱伏故此三
者昏禮以成婦順韓詩曰沈者曰蘋浮者曰藻蓋藻
萍類也似槐葉而運生生道旁淺水中與萍雜至秋
則紫今俗謂之馬藻亦呼紫藻故曰于以采藻于彼
行潦而傳云藻聚藻也呂覽曰菜之美者崑崙之蘋
高誘謂蘋大蘋水藻也據此蘋即所謂藻水深聚處
乃有故曰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也先言于以采蘋南
澗之濱後言于以采藻于彼行潦亦言大夫妻之德
有隆而無殺左傳曰潢行行潦之水蘋蘩蒹藻之菜
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淮南子曰容華生葉葉生
萍藻萍藻生浮草謂是歟蓋非蒲藻之藻萍藻之藻

浮蒲藻之藻沈草木疏以為葉似蓬蒿莖如釵股而
大謂之聚藻類矣按顏氏家訓云若牛藻也即機所
謂如蓬者也駱瑛注三蒼亦云蘊藻之類則明非蘊
藻蘊藻一名聚藻蘊聚也藻出乎水之上蘋出乎水
之下故大夫妻采之然而采繁曰可以奉祭祀而采
蘋言共者蓋曰于以用之公侯之宮則所謂奉也于
以奠之宗室牖下則是共之而已若然誰其尸之有
齊季女者祭至也蓋非大夫妻春秋傳曰濟澤之阿
行潦之蘋藻置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說者以為季
蘭季女佩蘭者也然則大夫之妻教成之祭共蘋藻
為於是使女之季者佩蘭至而奉之故傳以為季女

做主也

藻亦通謂之異而風曰藻也

藻水草之有文者出於水下而不能出水之上其字
从澡言自絮如澡也書曰藻火粉米藻取其清火取
其明也周官希冕四章自藻而下其章不足道也故
謂之希冕希冕言其數也玄冕二章自黼而下其數
不足道也故謂之玄冕玄冕言其色也先儒以為希
冕三章玄冕一章非是也孔子曰黼衣黻裳者不茹
葷非不能食也服使然也蓋玄冕繪黼於衣繡黻於
裳大祭則王服以齊故曰不茹葷也中祭而下則服
玄端然則禮曰齊之玄也以幽陰思也玄冕亦爾非

特玄端而已禮曰玄冕齊戒詩曰又何予之玄衮及黼黼玄冕也以衮舉上以黼舉下蓋言之法也由此觀之玄冕兩章則希冕四章明矣蓋男子男之服希冕則五章則人君所服盡於此矣人君所服盡於希冕則希冕而下臣服也故禮自毳冕而上章數皆以奇自希冕而下章數皆以偶奇陽也偶陰也孔子曰管仲鏤簋而朱紘山節而藻梲賢大夫也而難為上也說者以為藻取其文蓋藻非特為取其文亦以禳火今屋上覆椽謂之藻井取象於此亦曰綺井又謂之覆海亦或謂之魚頂風俗通曰殿堂宮室象東井形刻作荷菱荷菱水草也所以厭火與此同義詩曰魚在在藻有頌其首王在在鰓豈樂飲酒魚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鰓飲酒樂豈蓋魚性食藻王者德至淵泉則藻茂而魚肥故以頌首莘尾為得其性莊子曰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故三章皆曰魚在在藻王在在鰓也且周之興也憂勤在豐其豈樂在鰓豈樂在鰓其嘉樂在洛故是詩正言樂豈蓋憂釋而為樂怒釋而為豈尚書大傳曰周書自泰誓就召誥而盛於洛誥傳曰士卒息藻言其和睦歡悅如鳧之戲於水藻也或言魚藻亦以其如此

海藻

爾雅曰壽海藻如水藻而大似髮黑色生深海中陳

藏器本草以為爾雅所謂綸似綸組似組東海有之
正為二藻也善療癩癭夫頸處險而癭今汝洛間多
焉而浙右閩廣山嶺重阻人鮮病之者按本草海藻
昆布青苔紫菜皆療癩癭結氣被海之邦食此故能
療之也

蕭

蕭可以祭故其字从肅亦秋風之過蕭意象肅然故
蕭一名荻其字从肅也爾雅曰蕭荻蕭似白蒿莖麤
科生有香氣故祭祀以脂藝之詩曰取蕭祭脂凡祭
灌鬯求諸陰燂蕭求諸陽奏樂求諸陰陽之間故禮
曰聲音之號所以告詔於天地之間也又曰見以蕭

光以報氣也加以鬱鬯以報魄也凡祭言鬯常先於
蕭今祭義言鬯更在蕭後則以言商禮故也蓋周人
先求諸陰故先灌鬯燂蕭在後商人先求諸陽故先
燂蕭灌鬯在後且周祭肺商祭肝故祭義言商禮先
舉肝所謂羞肝肺首心是也郊特牲言周禮先舉肺
所謂祭肺肝心是也詩曰冽彼下泉浸彼苞蕭民者
上之所恃以事宗廟社稷蕭之象也又曰蓼彼蕭斯
零露漙兮蕭微物也而其香能上達故詩亦以況四
海之諸侯蕭今俗謂之牛尾蒿

菱

爾雅曰菱葢攬其葉似荇曰華實有紫角刺人可食

一名芟屈到嗜芟即此是也亦名薺若說文云楚謂之芟秦謂之薺若今俗但言薺芟諸盜朱書亦不分別惟武陵記云四角三角曰芟兩角曰薺其花紫色晝合宵炘隨月轉移猶葵之隨日也羣說鏡謂之薺華以其面平光影所成如此庾信鏡賦云照壁而薺華自生是也

虞蓼

此即蓼之生水澤者也似蓼莖赤味辛一名薺爾雅曰薺虞蓼是也詩曰其鋪斯趙以薺茶蓼茶陸草也蓼水草也以薺茶蓼則高下無所不治且因暑雨化之則草不復生而地美蓋非特去草之害亦以醲其

田疇故茶蓼朽止於是黍稷茂止也月令季夏燒薺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此之謂也詩曰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成王初感管蔡而疑周公四國之亂幾毀王室則嘗集于蓼矣悟而慈後患故曰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予又集于蓼言辛苦也離騷曰蓼蟲不能從乎葵藿則葵藿甘而蓼苦故也吳越春秋曰越王念復吳怨卧則切之以蓼冬則抱冰夏則附火言其刻志如此

卷耳

爾雅曰卷耳苓耳廣雅曰即臬耳也幽州人謂之爵耳或曰形似鼠耳故有耳之號也或曰白華細莖子

如婦人耳璫故名云荆楚記曰卷耳一名璫草亦云
蒼耳叢生如盤今人以葉覆麥作黃衣者所在有之
詩曰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言后
妃持是器采是物而不滿焉則以志在彼不在此也
問者曰后妃貴矣今日采卷耳何也曰是詩也非是
之謂也詩人借此以寫后妃之志焉耳故曰說詩者
不以文害詞不以詞害意以意逆志是為得之荀子
曰頃筐易滿也卷耳易得也然而不可以賣周行昔
秦穆公謂伯樂曰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伯樂對曰
良馬可形容筋骨相也天下之馬若滅若沒若亡若
失有九方臯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穆公使行求馬

三月而反報曰已得之矣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牝而
黃使人往取之牡而驪穆公不說召伯樂而謂之曰
敗矣子所使求馬者物色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馬之
能知也伯樂喟然大息曰一至於此乎是乃其所以
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若臯之所觀天機也得其精而
忘其麤在其內而忘其外若臯之相者乃有貴乎馬
者也馬至果天下之馬然則善讀書者若九方臯之
相馬可也舊說千歲之龜巢於蓮葉游於卷耳之上
雀其諱矣頃者一日六也

爾雅曰雀雍菟蔚也葉形似雀方莖白華華生節間
如雞冠子黑色細長三稜一名蔚臭劉歆云雀臭穢

是也一名益母故曾子見益母而悲也一名推詩曰
中谷有推曠其乾矣旱乾曰曠推者能曠之草今曰
曠其乾矣則非一日之亢也故序以為凶年饑饉室
家相棄爾

芥

芥似菘而有毛其子如粟傳曰磁石引鐵琥珀拾芥
即此是也或曰草謂之芥琥珀所脅謂草爾故類從
以為琥珀脅草也方言曰蘇芥草也江淮南楚之間
曰蘇自關而西或曰草或曰芥孟子曰君之視臣如
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
如寇讎手足有之也土芥曼之也芥辛菜也今人望

梅生津食芥墮淚此五液之自外至也慕而涎涎愧
而汗發此五液之自內至也化書曰琥珀不能呼腐
芥蓋芥腐矣雖琥珀不能呼也故同氣相求乾之二
五利焉二五皆龍德故也本草經曰尋萬物之性皆
有離合虎嘯風生龍吟雲起磁石引鐵琥珀拾芥涿
得蟹而散麻得漆而湧桂得葱而軟樹得桂而枯戎
鹽累卵獺膽分盃其氣爽有相關感多如此類其理
不可得而思也

芥

芡葉似荷而大其上有數十蹙紐如沸棘生而有芒
刺其中有米可以濟飢傳云蓮芡之屬有橐籥一名

韭

說文曰一種而久者故謂之韭象形在一之上地也論衡曰地性生草山性生木故地種葵韭山種栗名曰美園茂林也韭者久也一種永生故禮祭宗廟韭曰豐本且其本豐則末殺瘦矣蓋籩之美在白韭之美在黃皆惡其末之盛也齊民要術曰韭高三寸便翦其以此乎又曰翦如葱法一歲之中不過五翦凡翦不用日中故諺曰觸露不稻葵日中不翦韭也韭性内生根喜上跳故種與葵同法而畦欲極深詩曰獻羔祭韭開水春祭也故獻羔祭韭禮曰春行

羔豚又曰春薦韭是也內則曰膳春用葱秋用芥豚春用韭秋用蓼葱與芥陰物也韭與蓼陽物也傳曰政道得則陰物變為陽物鄭玄云若葱為韭是也

籩

籩宜白輒良地種法一本率七八支諺曰葱三籩四言種葱者三支一科籩即四之也支多者科輒圓大故以七八為率爾雅曰籩鴻薈即此是也內則曰脂用葱膏用籩葱亦籩屬然葷菜也傳曰五葷鍊形葱者其一也齊民要術以為種葱良地三翦薄地再翦八月止不止則葱無袍而損白蓋葱肉曰白其青謂之袍爾雅曰青謂之葱詩曰有瑒葱珩葱竊青也准

南子曰君子之於善也猶采薪者見青葱則拔之言無所不取矣崔寔曰三月別小葱六月別大葱夏葱曰小冬葱曰大今其袍皆中虛故脉如葱葉謂之淳其字以忽今俗米葱謂之葱則亦以達氣故也傳曰鬱鬱葱葱佳哉氣也鬱鬱塞也葱葱通也

菘

菘性陵冬不彫四時長見有松之操故其字會意而本草以為交耐霜雪也舊說菘菜北種初年半為蕪菁二年菘種都絕蕪菁南種亦然蓋菘之不生北土猶橘柚之變於淮北矣蕪菁似菘而小有臺一名葑一名須爾雅曰須葑蕪也今俗謂之臺菜方言曰東

楚之間謂之豐趙魏之郊謂之大芥其紫華者謂之蘆服一名來服所謂溫菘是也來服言來楚之所服也

壺

似匏而圓曰壺壺園器也故謂之壺亦曰壺盧古今註曰壺盧瓠之無柄者也玄蜂若壺蓋取諸此壺性善浮要之可以涉水南人謂之要舟鶡冠子曰賤生於無所用中流失舩一壺千金以此故也詩曰八月斷壺壺性蔓生披蔓斬之故曰斷也今其收法八月冷露降輒先斷其根令其餘蔓飲之已日乃收尤為堅成可用莊子曰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為大

樽而浮乎江湖壺之為樽其來尚矣春秋傳曰樽以魯壺司尊彝曰秋嘗冬烝裸用罍燹黃彝其朝獻用兩箸尊其饋獻用兩壺尊壺尊箸尊皆以質為貴者記曰器用陶匏貴其質也蓋壺與用匏同義而箸尊箸地無足反本之象玄冬素秋質略之時故其用尊如此又曰凡六彝六尊之酌鬱齊獻酌醴齊縮酌盎齊洗酌凡酒脩酌蓋曰凡酒脩酌言凡以殊之則非蒙上之文矣然則六彝鬱尊也其禘祠朝踐用兩獻尊醴齊之尊也再獻用兩象尊盎齊之尊也烝嘗朝獻用兩箸尊亦醴齊之尊也饋獻用兩壺尊亦盎齊之尊也凡四時之間祀醴齊在兩象尊盎齊在兩山

尊凡六尊由是觀之灌用鬱齊朝用醴齊饋用盎齊獻之正也禮運曰醴醜以獻蓋朝事之時也故曰然後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牛羊此當饋食之節矣其餘三齊陳之以祭而已詩曰清酒以祭是也鄭氏謂唯大事於大廟備五齊二酒誤矣蓋酒正曰凡祭祀以法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謂之凡祭祀共五齊三酒則豈特大事于大廟而已

匏狀要類於首尾類於要微銳緣蔓而生詩曰南有樛木甘瓠纍之甘樛木下逮故甘瓠得以纍之則賢者以貴下賤之況也序曰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

下不得其所矣以此故也傳曰苦匏不材於人苦匏
不材於人則明此甘瓠譬其材也記曰取賢斂材則
賢進於材矣故此賢者在上材者在下又曰幡幡瓠
葉采之亨之瓠葉無人之菜也菜無微於瓠葉肉無
薄於兔首故詩以箸古人不以微薄廢禮如此相馬
經口頭欲少肉如剥兔首爾雅曰瓠棲瓣詩曰齒如
瓠犀犀瓠瓣也相法齒瓣白如瓠犀青如榴子者貴
故詩主言之風俗通曰八月秋穰可以殺瓠取其色
澤而堅類從以為瓠死燒穰瓜亡黃漆即此是也今
俗畜瓠之家不燒穰種瓜之家不焚漆物類相感志
曰牛踏蔓上則苦乘者以瓠盛酒冬即煖夏即冷

匏

長而瘦上曰瓠短頸大腹曰匏傳曰匏謂之瓠誤矣
蓋瓠苦瓠甘復有長短之殊定非一物也子曰吾豈
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繫而不食以苦故也詩曰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匏記時也言匏有苦葉則濟有
深涉矣莊子以謂秋水時至百川灌河秋水漲之時
也冬水縮之時也匏亦正以濟水故詩以記濟有深
涉之時國語曰穆子曰匏之業及匏有苦葉矣叔向
曰苦匏不材於人共濟而已魯叔孫賦匏有苦葉必
將涉矣是也詩曰酌之用匏酌之用匏言其質也言
其質如此則亦厚於民故也郊特牲曰器用陶匏以

象天地之性陶匏蓋取其質古今註曰匏之有柄者曰懸瓠可用為笙用則漆其裏之陶匏言其質也言蒲盧

細要曰蒲一曰蒲盧細要土蜂謂之蒲盧義取諸此中庸曰夫政也者蒲盧也亦或謂之果羸今蒲其根著在土而浮蔓常緣於木故亦或謂之果羸也傳曰在地為蒨在木為果詩曰不流束蒲蒲性輕揚善浮故此亦或謂之蒲蒲亦善浮故也淮南子曰百人抗浮說者曰蒲一名浮蓋是矣本草云瓠類小者名瓢瓢取諸藻蒲取諸蒲其義一也

瓜性惡香尤忌間麝麝氣觸之乃至一帶不收制字象其實在鬚蔓之間詩曰綿綿瓜瓠大曰瓜小曰瓠爾雅曰其紹佚蓋瓜之繼本為紹今驗近本之瓜嘗小末則復大故曰其紹佚也詩曰中田有盧疆場有瓜盧言於天無露者瓜言於地無曠者且田之大界曰疆其小者場也場言至此而易主矣至此易主今種瓜於其上者以明百姓親睦利與同井共之也蓋古之人禮有讓畔義有灌瓜者由是而已爾雅曰瓜曰華之桃曰膽之華取譬於華膽取譬於膽禮為天子削瓜副之中以絺為國君削瓜華之中以綌蓋華若草木之華然副絕而不屬華折而不絕也郊特牲

曰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種也瓜曰華之故謂之瓜
華而瓜性少延輒腐故禮以戒諸侯畜藏又曰瓜祭
上環舊說其付謂之環環瓜之脫華處也其當謂之
蒂蒂瓜之繫蔓處也蒂味甘苦墨子曰甘瓜苦蒂天
下物無全美也稽聖賦曰瓜寒於曝油冷於煎
龍

龍紅草也爾雅曰紅龍古其大者歸一名馬蓼莖大
而赤生水澤中高丈餘詩曰山有扶蘇隰有荷華山
有橋松隰有游龍蓋山性宜木隰性宜草而扶蘇荷
華橋松游龍皆山隰之所養以自美者也橋高也游
縱也以縱故謂之龍上聳曰橋山海經曰其上多橋

不而鄭讀曰槁誤矣傳曰扶蘇扶胥木也荷華扶渠
也其華菡萏是詩先言木扶胥於上草扶渠於下後
言木橋聳於上草游縱於下則山隰之所養以自美
者至矣今忽不見子都乃見狂且不見子充乃見狡
童則曾是之不如也孟子曰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
也又曰充實之謂美

長楚
爾雅曰長楚鈹芎今羊桃也白華子如小麥其葉與
實皆似桃故有桃之號也詩曰隰有萋楚猗儺其枝
猗儺其華猗儺其實猗倚也儺節也萋楚柔弱又生
下濕然其枝其華其實有倚以立故雖卑濕而不淫

有節以生故雖柔弱而不恣國太疾其君之淫恣曾
是之不如曰樂子之無知無家無室也人含陰陽之
情豈可以無知無知非所宜樂也又況於無家無家
非所宜樂也又況於無室樂無知無家無室則甚疾
其君之淫恣也孔子曰疾之已甚亂也今其詩如此
而不嫌已甚則更以疾亂故也一曰有兩羊桃一種
華實皆連理故詩以刺淫恣也下莫不以其效
蕭萋矣今惑不長于雅以長其且下莫不以其效
蕭萋一名購莖高丈餘蒿屬也其葉似艾白色初生
可啖汪東采以羹魚詩曰翹翹錯薪言刈其萋之子
于歸言秣其駒言文王之化行乎江漢之成昏因能

以禮行而男子廉婦人貞雖芻蕘者以錯薪相讓言
刈其萋而已即序所謂美化者也蓋關雎之化行始
於雉兔終於芻蕘之卑可謂至矣故是詩言刈楚萋
者汝墳一章曰伐其條枚二章曰伐其條肄也一曰
萋言微者之猶有才駒言寔者之猶有禮也管子曰
葉下於欒欒下於苒苒下於蒲蒲下於葦葦下於藿
藿下於萋萋下於莽莽下於蕭蕭下於薜薜下於萑
萑下於茅凡彼草物有十二表

蘼蕪

爾雅曰蘼蕪蘼蕪一名江蘼今似蛇牀而香葉如小
菱狀蓋楚謂之蘼晉謂之蘼齊謂之蘼汜論曰夫亂

人者若芎藭之與藁本蛇牀之與麋蕪是也使人相
去也若王之與石也葵之與莧也則論人易矣故曰
大聖之與大佞難知也是故周公忠勤而被流言王
莽折節以致虛譽字說曰菹可以養鼻又可以養體
臣者養也

華

華一名萍無根而浮常與水平故曰華也江東謂之
藻言無定性漂流隨風而已周官萍氏掌水禁鄭氏
云以不沈溺取名蓋使之幾酒謹酒也詩曰呦呦鹿
鳴食野之華則飲且食也序曰既飲食之又實幣帛
筐篚以將其厚意又實幣帛以將其厚意則承筐是

將也月令季春曰萍始生舊說萍善滋生一夜生子
一曰萍浮於流水則不生於止水則一夕生子故
謂之元子萍也淮南子曰夫萍樹根於水木樹根於
土天地之性也故華飄聚根反日累則死矣華之殖
根以水為地也世說楊華入水化為浮萍

菜首

菜首一名馬舄一名車前一名當道大業長穗好生
牛馬跡中故曰馬舄車前當道也神仙服食法曰車
前之實雷之精也善療孕婦難產及令人有子故詩
曰采之有之將之掇之結之禴之而序者以為和平
則婦人樂有子也按本草云生平澤丘陵阪道中然

則一名勝焉亦或謂之陵焉以此列子曰若蠅為鶉
得水為蠶得水土之際則為蠅蟻之衣生於陵屯則
為陵焉陵焉車前也故或謂之蝦蟆衣韓詩傳曰直
曰車前瞿曰菜苜蓋生於兩旁謂之瞿菜从艸从不
苜从艸从目菜苜樂有子者所以和平然後婦人樂
有子則菜苜或不或曰按草最易生然他草所在或
無唯車前蒼耳所至有之故菜苜卷耳之詩正言此
二物蓋不如是不足以著志不在焉與樂有子也
著

著蒿屬也从耆草之壽者也六十曰耆耳之別六十
有四著數窮於此且著所指非極數也博物志曰以

老故知吉凶生千歲三百莖同本其上常有黃雲
之易以為數天子著長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
三尺亦有美惡如龜焉故周官籒人上春相籒也易
曰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又曰神以知來知
以藏往其孰能與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
者夫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蓋主文王言之
文王重易六爻故繫辭主意如此爾說者以為泛論
聖人誤矣文王以文治所謂神武而不殺者也或曰
重卦伏羲爾今日文王重卦奈何曰伏羲重卦重三
畫於前文王重卦重六爻於後何用知伏羲重卦重
三畫於前以書曰卜五占用二曰貞曰悔周官曰大

卜掌三易之法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知之也故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何用知文王重卦重六爻於後以司馬遷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蓋西伯拘而演易楊雄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知之也故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按乾鑿度曰垂皇策者羲伏羲用著則卦固已重矣然而世質民淳古法惟用七八六十四卦皆不動若乾止於乾坤止於坤不能變也夏商因之皆以七八為占連山歸藏是已後至文王世益澆薄占法始用九六蓋不如此不足應天下之變也今易是已六十四卦皆動若

乾六爻皆九初九可變而之姤九二可變而之同人坤六爻皆六初六可變而之復六二可變而之臨所謂重卦於是為至左氏曰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潛龍勿用其同人曰見龍在田又曰遇艮之八是謂艮之隨傳曰周易以變者為占是也然則伏羲重七八文王重九六由是觀之伏羲亦重卦而馬遷楊雄但言伏羲作易八卦文王六十四蓋各以其盛者言之也

爾雅曰葦醜芳言其華皆有芳秀今風輒吹揚如雪其聚於地如絮也淮南子曰蒨苗類絮而不可以為

繁葦即今之蘆一名葦葦葦之未秀者也葦即今之
荻一名蒹蒹葦之未秀者也葦一名華蒹一名蘆蘆
高數尺今人以為蘆箔因此為名也至秋堅成謂之
葦葦詩曰八月葦葦莊子曰欲惡之孽為性葦葦蒹
葦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則明此幼曰蒹葦長曰
葦葦矣先儒以為葦如葦而細按禮曰土鼓黃將葦
籥伊邠氏之樂也葦管中籥則葦小而葦大矣是故
謂之偉其字从葦則葦緩故也荀子曰柔從若蒲葦
非怯懦也葦可緯為薄席葦亦可緯唯寧而用不如
蘆之或折也故音完舊云雞羽焚而清飈起蘆灰缺
而月暈移說者以為取蘆草灰隨牖下月光中令圓

畫缺其一面則月暈亦缺於上也詩曰蒹葦蒼蒼白
露為霜蒹葦淒淒白露未晞蒹葦采采白露未已露
敷施以生之霜刻制以成之霜露所以譬禮之成禮
至於周而成故也厭浥行露言貞信之教興則白露
為霜象禮之成矣采采言其色鮮而未淒淒淒言其
色慘而未蒼蒹葦淒淒白露未晞蒹葦采采白露未
已則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之譬也郊居賦曰
編霜蒹葦寒茅蓋茅蒹醜霜降收縮萬物然後堅成
可用故詩取況如此

蒹

廣雅云葦荻也荻之初生曰蒹蘆其未秀者也說文

曰萑之初生一曰蘆一曰騅按釋言曰萑騅也萑蘆也則萑之初生一曰蘆一曰騅是矣詩曰葭萑揭揭蓋葭萑上擢則鱧鮪依焉而為眾之患詩以譬妾之上僭又曰大車檻檻毳衣如萑大車噶噶毳衣如瑞而收制之也故曰畏子不敢噶噶言訊而誥戒之也故曰畏子不奔說文曰縹騅帛也引此毳衣如萑又曰以毳為縹色如蘆故謂之縹蘆禾之赤苗也引此毳衣如瑞明非毳冕矣且毳冕作繪宗彛非所以聽訟又其衣不得如萑青瑞赤如說文之義是或一服也蓋青者如萑故謂之縹其赤者如瑞故謂之縹故

縹从萑省縹从瑞省一曰萑玄色言其衣如之瑞縹色言其裳如之大夫玄冕今曰毳冕者蓋禮所謂上大夫卿也傳曰萑騅也蘆之初生蘆黑也騅在青黑之間今按郭璞注以為萑似萑而細者又曰似葦而小實中為萑則萑又蘆之一種也蓋萑萑之小者葭葦之小者故其醜似萑而細與如葦而小者亦或謂之萑萑爾雅曰萑葦茶森蘆芳萑茗謂之茶葦茗謂之芳詩曰予所掎茶傳曰茶萑茗也今女匠亦以萑茶絮巢其色白故傳曰望而視之欲其茶白也又曰旗旆皆赤望之如日旗旆皆白望之如茶字說曰蘆謂之葭其小曰萑葦謂之萑其小曰葦其始生曰

菱又謂之亂荻強而葭弱荻高而葭下故謂之荻菱
中赤始生末黑黑已而未故謂之菱其根旁行牽揉
槃互其行無辨矣而又強焉故又謂之亂亂之始生
常以無辨唯其強也乃能為亂

埤雅卷第十六

埤雅卷第十七

釋草

中矣守尚書左丞上柱國吳郡開國公賜紫金魚袋陸佃撰

荷

菡萏

藕

茶

葵

藍

莢

芹

藟

蒺藜

木槿

莧

茹蘆

臺

艾

藹

荷

荷總名也華葉等名具衆義故以不知爲問謂之荷也昔人正名百物有是哉故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郭璞以爲芙蓉一名芙蓉按說文未發爲菡萏已發爲芙蓉芙蓉華之號也蓋亦通曰芙蓉毛詩傳云荷芙蓉也其華菡萏許慎以爲其華曰芙蓉其秀曰菡萏其實曰蓮蓮之茂者曰華今其的中青爲蕙皆倒生兩牙一成芙蓉一蕩荷也又生一牙爲華蕩荷帖水生蕩者也又荷無蕩卷荷也與華偶生出乎水上亭亭如繖者是亦或謂之距荷蕩荷一本其支旁行爲蕩節生一華一葉詩曰有蒲與荷蓋荷善傾欹

蒲無骨幹而柔從字說曰蕩藏於水其自處卑無所加焉其所與汙潔白自若中有空焉不偶不生若此可以偶物矣如無枝附泥不能汙水不能沒挺出而立若此可以加物矣蓮既有以自口又會而屬焉若此可以連物矣蘭菡萏實若白隨昏所闔闢焉蓮假根以立而不如蕩之有所偶假莖以出而不如菡之有所加假華以生而不如蓮之有所連菡萏之有菡也若此可謂遐矣夫函物者終於吐連物者終於散偶物者或析之加物亦不可爲常故遐在此不在彼也蓋退藏於无用而可用可見者本焉若此可謂密矣合此衆美則可以何物可以爲夫可以爲渠故曰荷

芙蕖也荷以何物爲義故通於負荷之字

菡萏

爾雅曰其華菡萏其實蓮蓋萏曰芙蓉秀曰菡萏暢
茂曰華古今註曰芙蓉一名荷華華之最秀異者也
大者華至百葉然則華亦謂之芙蓉楚辭所謂芙蓉
蓉兮木末蓋言此也凡物皆先華而後實獨此華果
齊生故西域之書多言此詩曰有蒲與荷有蒲與蘭
有蒲菡萏荷言其質之柔蘭言其氣之芳菡萏言其
色之美拾遺記曰昆流素蓮一房百子凌冬而茂王
文公曰蓮華有色有香得日光乃開敷生果濕淤泥
不生高原陸地雖生於水水不能沒雖在淤泥泥不

能汙即華時有實然華事始則實隱華事已則實現
實始於黃終於玄而莖葉綠葉始生也乃有微赤實
既能生根根又能生實實一而已根則無量一與無
量互相生起其根曰藕常偶而生其中爲本華實所
出藕白有空食之心歡本實有黑然其生起爲綠爲
黃爲玄爲白爲青爲赤而無有黑無見無用而有見
有用皆因以出其名曰藕退藏於密故也

藕

爾雅曰其本密其根藕蓋莖下白藕在泥中者曰藕
藕偶生又善耕泥引長故藕之文从耦名之亦曰藕
今江左穿池取汲不欲種藕以藕善耕泥壞池也俗

云藕生應月月生一節閏輒益一今芋有十二子為
衛里俗以為應月之數說文曰大葉實根駭人故謂
之芋舊說赤箭根有十二為衛如芋有風不動無風
自搖亦其類也趙辟公雜記曰藕能移鯉能飛龜能
守凡芙蓉行藕如竹之行鞭爾節生一葉一華華葉
常偶生故謂之藕又華初箸子首顧在下久之其房
倒垂首更在上也

茶

茶苦菜也苦菜生於寒秋經冬歷春至夏乃秀月令
孟夏苦菜秀即此是也此草凌冬不彫故一名游冬
凡此則以四時制名也顏氏家訓曰茶葉似苦茗而

細斷之有白汁花黃似菊詩曰出其東門有女如雲
出其閨闈有女如茶雲蓋言盛茶蓋言繁也傳曰秦
網密於秋茶詩曰董茶如飴董毒茶苦故言如飴以
箸風土之善國語曰寘鳩于酒寘董于肉詩曰誰謂
茶苦其甘如薺蓋言其事又苦也禮曰昏姻之禮廢
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其此之謂歟

葵

齊民要術曰今世葵有紫莖白莖二種春必畦種水
澆而冬種者有雪勿令從風飛去每雪輒一勞之勞
雪令地保澤葉又不蟲掐必待露解收必待霜降傷
晚則黃爛傷早則黑澁也詩曰七月亨葵及藿即此

是也左傳曰鮑莊子之知不及葵葵猶能衛其足今葵心隨日光所轉輒低覆其根似知孔子曰木生垂穗向根不忘本也蓋禾之向根仁也葵之衛足知也仁所以守之知所以揆之故葵揆也字說曰草也能揆日嚮焉故又訓揆本草曰葵為百菜之主豈亦以此乎爾雅曰葵葵繁露葵葵一名繁露此又葵之一種也蔓生葉圓而厚故周官曰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義取諸此也說文云齊謂之終葵終葵謂於杼上圓廣其首說者以為即珽是也按禮曰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蓋與大圭終葵首全異相王書曰珽王六寸明自炤今天圭長三尺知非珽矣周官曰王搢

大圭執鎮圭又曰執冒四寸以朝諸侯蓋王執鎮圭則搢大圭天子執冒則搢珽故鎮圭尺有二寸大圭長三尺冒圭四寸珽六寸也大圭圓而仁故於鎮搢之鎮義故也珽方以義故於冒搢之冒仁故也

藍

爾雅曰歲馬藍染草也即今天葉冬藍為澱者是月令仲夏令民無艾藍以染鄭氏云為傷長氣然則艾藍於夏先王之法禁焉制字从監以此故也由是觀之先賢所云藏冰所以無雹而原蠶惡其害馬豈虛言也哉齊民要術以為種藍一同葵法藍三葉澆之澆治令淨五月中新雨後即拔栽之故夏小正五月

蓄蘭灌沐藍蓼灌澆灌也沐剝沐也詩曰終朝采綠不盈一掬終朝采藍不盈一襜藍綠易得之物今以憂思貳之故雖終朝采掇而綠不盈一掬藍不盈一襜也藍夫於綠又其畦植如鱗則其采之盈襜易矣故詩以為後綠可以染黃藍可以染青則皆婦人致飾之物故詩正言之荀子曰青出之藍而青於藍冰水為之而寒於水說者以為冰藍皆喻學則才過其本性明學不可以已也漢記曰欲以素絲之質附近朱藍蓋亦明就士之多益脉要精微論曰赤欲如白累朱不欲如赫青欲如蒼璧之澤不欲如藍齊民要術曰蓼中之蟲豈知藍之甘乎人之域於一方何以

異此故河伯謂北海若曰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是也

義

義亦曰蘆蒿蘆之為言高也義生澤國漸洳之地葉似斜蒿而細科生可食宿根先於百草一名蘿蒿一名角蒿詩曰菁菁者義在彼中阿阿大陵也義微草也言君子之長育人材猶大陵之長育微草也菁菁盛貌蓋草之初生其色玄盛則乃青霜死而後黃落故菁之文从青詩曰何草不玄以言其生何草不黃以言其死也蓋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世方太平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一樂也能得賢者以為

邦家立太平之基二樂也得天下之人才而教育之
三樂也故序詩者曰南有嘉魚樂與賢也南山有臺
樂得賢也菁菁者莪樂育材也爾雅釋蟲曰蠶羅也
釋草又曰莪蘿也蓋蛾所以生蠶莪亦所以覆而出
之此義亦謂之羅歟字說曰莪以科生而俄詩曰匪
莪伊蒿匪莪伊蔚莪俄而蒿直蔚蘿而莪細育材之
詩正言莪者以此

芹
詩曰膚泝檻泉言采其芹芹水菜也一名水英爾雅
謂之楚葵泮宮曰思樂泮水薄采其芹二章曰薄采
其藻三章曰薄采其芡芹取有香藻取有文芡取有

味蓋士之於學也攬其芳臭而至則采芹之譬也既
至矣於是學文則采藻之譬也及其久也知道之味
又嗜而學焉則采芡之譬也芡尊也葉如荇菜而紫
莖大如箸柔滑可羹芹潔白而有節其氣芬芳而味
不如蓴之美故列子以為客有獻芹者鄉豪取而嘗
之蜚於口慘於腹也齊民要術云蓴性易生種以深
淺為候水深則莖肥而葉少水淺則葉多而莖瘦亦
逐水而性滑故謂之溥菜

鞠

爾雅曰鞠治藩今之秋華鞠也鞠艸有華至此而窮
焉故謂之鞠一曰鞠如聚金鞠而不落故名鞠蓋鞠

不落華蕉不落葉亦蕉一葉舒則一葉焦而不落故謂之蕉也月令季秋云鞠有黃華曰有者非其有之時也春秋傳曰有者不宜有也周官后蠶服鞠衣鞠衣色黃象鞠鞠蓋華於陰中其華則又中之色也后帥內外命婦而蠶則使天下之嬪婦取中焉其所服如此王后六服禕翟取暈揄狄取揄鞠衣又取諸鞠故鳥獸草木之名孔子欲學者之多識而記禮者以為衣服在身而不知其名為罔也鄭氏解周官以為王后六服暈狄玄揄狄青闕狄赤鞠衣黃展衣白祿衣黑若所謂暈狄玄揄狄青鞠衣黃展衣白祿闕狄赤展衣白祿衣黑其說非也按毛詩傳言展衣

以丹縠為之則展衣赤矣赤則宣布著盡有誠信之道焉故謂之展又或謂之禮也禮記曰內子以禮衣亦通帛為禮禮絳帛也與此同義鞠衣黃展衣赤則祿衣白矣難者曰祿衣吉服也純白非婦人吉服所宜曰蓋不知祿衣之有纁紉也周官緣衣是已闕狄一名屈狄則視揄狄之制有屈焉尔刻而不畫是其色宜亦如揄狄也

蒺藜

蒺藜布地蔓生子有三角刺人狀如菱而小蒺之言疾也一名蒺可以蒺牆故謂之蒺牆有蒺序曰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正言蒺藜以此詩曰牆有蒺不可

埽也言欲埽去之反傷牆也以刺穢礙易曰據于蒺藜六三以柔乘剛故曰據于蒺藜據于蒺藜非所據而據焉者也今兵家乃鑄鐵爲之以梗敵路亦呼蒺藜韓詩外傳以爲春殖桃李夏得陰其下秋得食其實春殖蒺藜夏不得采其葉秋得其刺焉故君子慎所立也師曠曰歲欲苦苦草先生苦草亭廡也歲欲早早草先生早草蒺藜也

木槿

釋草曰檉木槿擬木槿似李五月始華月令木槿榮是也華如葵朝生夕隕一名舜蓋瞬之義取諸此詩曰頽如舜華又曰頽如舜英頽如舜華則言不可與

久也頽如舜英則愈不可與久矣蓋榮而不實者謂之英人物志曰草之精秀者爲英獸之將羣者爲雄張良是英韓信是雄篤論曰日給之華似柰柰實而日給虛虛偽之與真實相似也羲之法帖曰來禽青李來禽柰屬也言果以美而來禽

莧

莧有紅莧白莧紫莧三色爾雅曰蕡赤莧即今紅莧是也莖葉皆高大而見故其字从見指事也易曰莧陸夬夬莧謂上六蓋兌見也而又乘五剛柔脆易除莧之象也九五剛得尊位大中高大以平而柔生於上莧陸之象也列子曰老韭之爲莧也老蒟之爲菘

也言物以老故變有如此者故易以九六為老蓋老則變矣傳曰青泥殺鼈得鳧復生今人食鼈忌鳧其以此乎字說曰茵除眩菟除腎遂逐水亦逐蠱茹蘆

爾雅曰茹蘆茅蒐蓋茹蘆一名茅蒐其葉似棘可以染絳說文曰人血所生故蒐从艸从鬼齊人謂之蒿陶隱居以為東方諸處乃有而少不如西多夫文西草為蒿其或又以此乎詩曰東門之墀茹蘆在阪言男女之際以禮則近而易如東門之墀以色列遠而險如茹蘆在阪也又曰縞衣茹蘆聊可與娛茹蘆茅蒐之染女服也言國人多喪思得室家吉服以相保

也蓋縞衣言物而非麻茹蘆言色而非素明吉服矣周官庶氏掌除蠱毒以嘉草攻之嘉草若蒿之類是也春秋傳曰皿蟲為蠱篆體以為皿器也蟲諸虫也指事律說造畜蠱毒謂集合諸虫置於一器之內久而相食諸虫皆盡若獨蛇在即為蛇蠱之類故其字指事如此傳曰千畝施蒿千畦薑韭其人皆與千戶侯等然則施蒿之利可謂博矣此小人之所以學圃也

臺夫須夫須莎草也可以為筮又可以為蓍疏而無溫故莎从沙與內司服所謂沙同意詩曰臺筮緇撮

又曰南山有臺北山有萊南山有桑北山有楊南山有杞北山有李南山有栲北山有柶山君象也南以象明君北以象暗君蓋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是為與賢之道而已未有以得之也未有以得之則道合則服從不合則去矣惟其子孫雖有昏亂而先君之舊臣不忍去之以自獻於先王者此得賢之道也故此言南山又言北山萊可食桑可衣臺可覆楊可載賢者之類也臺萊草也其生也在物下其成也在物先有基之象故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養草以致木養小以致大至有鬱彼之楊沃若之桑以實乎山則有光之象故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光基所以安也光所以榮也孟子曰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已憂此言其大者也不遺臺萊大不棄桑楊若杞李者猶在所收此言其悉者也桑揚之於山雖大而不能高雖堅而不能久得賢之盛若栲柶柶高大以不朽成乎山則至矣故於南山曰有杞有栲北山曰有李有柶也李可果杞可茹有養之道故曰民之父母柶可為弓幹栲可為車輻有久之道故曰遐不眉壽且臺可覆桑可衣以象庇下之臣杞可茹以象養下之臣栲可以為車輻以象任重之臣故言之於南山此明君所賴以治者也萊可食舟可載以象濟難之臣李可果以象治賓客之臣

以安也光所以榮也孟子曰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已憂此言其大者也不遺臺萊大不棄桑揚若杞李者猶在所收此言其悉者也桑揚之於山雖大而不能高雖堅而不能久得賢之盛若栲柶柶高大以不朽成乎山則至矣故於南山曰有杞有栲北山曰有李有柶也李可果杞可茹有養之道故曰民之父母柶可為弓幹栲可為車輻有久之道故曰遐不眉壽且臺可覆桑可衣以象庇下之臣杞可茹以象養下之臣栲可以為車輻以象任重之臣故言之於南山此明君所賴以治者也萊可食舟可載以象濟難之臣李可果以象治賓客之臣

和可為弓幹以象治軍旅之臣故言之於北山此暗
君所賴以存者也孔子曰衛靈公之無道仲叔圉治
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奚其喪此北山有
萊有揚有李之意也德音不已言有繼也德音是茂
言有承也保艾爾後又言燕及子孫稱其壽之如其
上猶以為未足也更以言其德稱其今之如其上猶
以為未足也更以言其後夫壽考之福筭至於無期
境至於無疆者又非特頌願之而已蓋古者有道之
賢省事以清君之心備物以適君之體心清則生淨
體適則生樂此君之所以壽也故初曰萬壽無期次
曰萬壽無疆君之遇其臣也何獨不然言聽諫從膏

澤下於民使其優為之不迫於禍患者此近壽之道
也故始曰遐不眉壽終曰遐不黃耇

艾

爾雅曰艾冰臺其字以又草之可以又病者也一名
艾草詩曰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彼采艾兮
一日不見如三歲兮蕭所以共祭艾所以療疾以言
所將滋大其懼讒亦滋甚也曲禮曰十年曰幼學幼
者十年之名學者其事也二十曰弱冠弱者二十之
名冠者其事也三十曰壯有室壯者三十之名有室
者其事也四十曰強而任強者四十之名仕者其事
也壯反幼之詞強反弱之詞壯則能立矣強則能行

矣蓋能有所立然後能行能有所行然後能歷能有所歷然後能至故五十曰艾六十曰耆艾歷也耆至也夫以幼故學以弱故冠以壯故有室凡此皆子道也及其十年而德又一進也則非苟知之又能行之矣則於是出而仕焉故曰強而仕仕士也其德又十年而一進則可以為大夫矣故曰艾服官政內則曰五十命為大夫服官政其德又十年而一進則可以為卿矣故曰耆指使卿指使人者也且歷而至之矣然後可以指而使之也其德又十年而一進則可以為公矣故曰七十曰老而傳周官三公謂之鄉老既矣則又十年而耆既耆矣則又十年而耄故八十

曰耄九十曰耄耆者艾之至也耆者老之至也夫文老至為耆如此而已耄憒忘也春秋傳曰謂老將知而耄及之百年則人之大期在是也當致養而已故百年曰期顧博物志曰削冰令圓舉以向日以艾承其影則得火艾曰冰臺其以此乎舊說燕蓐惡艾字說曰艾可又疾久而彌善故爾雅曰艾長也艾歷也安以又艾為名艾以又疾為義皆以所歷長所閱眾故也醫用艾灸一灼謂之一壯者以壯人為法其言若干壯謂壯人當依此數老幼羸弱量力減之

藹

小草五色似綬故名綬草詩曰邛有旨藹言欲有文

采具備以成條理之臣如鷦者不戕賊之而後得焉
或曰鷦綬鳥也故鷦有雜色似綬其字从鷦釋草曰
鷦綬也是詩始曰防有鷦巢者言以不驚懼之故防
有鷦巢也卒曰邛有盲鷦者言以不戕賊之故邛有
盲鷦也且鷦善相其地而累巢安則致其功用有驚
懼之憂則不累也鷦善相其天而吐綬樂則見其文
采有戕賊之疑則不吐也傳曰虞氏之恩被於動植
故烏鷦之巢可俯而窺今綬鳥大如鷦鷯頭頰似雉
有時吐物長數寸食必蓄嗉臆前大如斗慮觸其嗉
行每遠草木古今註云吐綬鳥一名功曹今俗謂之
錦囊蓋鷦性多懼就利違害莊子所謂瞿鷦子者義

取諸此故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不就利
不違害周書又有意而子者意而燕也與鷦反矣蓋
燕襲諸人閒無所猜懼故問道乎許由而許由曰堯
既已黜汝以仁義劓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遙
蕩恣睢轉徙之塗乎

埤雅卷第十七

夢忽醒對之...
 夢曰...
 海...
 不...
 相...

埤雅卷第十八

中大夫守書左丞上柱國吳郡開國公賜紫金魚袋陸佃撰

釋草

薇

菟絲

茅

莫

鬱

蒲

媛草

白華

蕨

蕙

苓

蘭

芑

葛

芻

芍藥

薇

爾雅曰薇垂水好生水邊故曰垂水似藿菜之微者也故禮芼豕以薇記曰劔芼牛藿羊苦豕薇是也詩曰采薇采薇薇亦作止采薇薇亦柔止采薇薇亦剛止則不可食矣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然猶戍役焉未已則所以甚言其苦也傳曰君子能盡人之情故人忘其死此之謂也詩曰山有蕨薇隰有杞棗君子作歌維以告哀蕨薇所以祭也下國構禍怨亂並興則孝子有不得饗其親者矣故詩所以告哀也孔子曰吾於四月見孝子之思祭也

蕨爲是數字說曰葱䟽關節達氣液忽也所謂葱珩色如此蔥亦如此薇禮豕用焉然微者所食故詩采薇言戍役之苦而草蟲序於蕨後喻求取之薄也彊我者也於毒邪臭腥寒熱皆足以禦之芥介也界我者也汗能發之氣能散之

蕨

爾雅曰蕨蠶初生無葉可食狀如大雀拳足又如其足之蹙也故謂之蕨周秦曰蕨齊魯曰蠶俗云初亦類蠶脚故曰蠶也詩曰陟彼南山言采其蕨陟彼南山言采其蕨蕨所以祭也蓋大夫妻之祭於其將嫁則以蘋藻於其既嫁則以蕨薇神饗德與信不求

備焉然而能循采蘋法度則其用蕨薇可以承先祖
共祭祀矣草蟲大夫妻之德也采蘋大夫妻之本也
草木疏云漢時官園種薇以共宗廟祭祀然則祭用
蕨薇先王之禮舊矣一章曰憂心忡忡繼之以我心
則降二章曰憂心惓惓繼之以我心則說蓋降所以
反忡忡說所以反惓惓忡忡言中而不下也惓惓言
綴而不解也降下也說解也故說文又借爲解車曰
說之說

菟絲

在木爲女蘿在草爲菟絲舊說上有菟絲下必有伏
菟之根無比菟在下則絲不得生乎上然其實不屬

也淮南子曰下有茯苓上有菟絲詩曰葛與女蘿施
于松柏言葛之爲物寄生而女蘿浮蔓尚得施于松
栢可以入而不如乎且姓同本而生族同支而出則
與寄生浮蔓者異矣故詩以此駁王菟絲一名唐一
名蒙一名王女爾雅曰唐蒙女蘿女蘿菟絲又曰唐
王女是也詩曰爰采唐矣沫之鄉矣爰采麥矣沫之
北矣爰采葑矣沫之東矣唐生於山麥生於野葑生
於圃北幽之地也東顯之地也言北以見期於幽遠
言東則非特期於幽遠又至於明顯且近矣此序所
謂政散民流而不可止者也淮南子曰菟絲無根而
生蛇無足而行魚無耳而聽蟬無口而鳴皆自然者

也

蕙

蕙香草也或謂之薰左傳曰所謂一薰一蕕者是也凡氣薰則惠和暴則酷烈故於文惠艸為蕙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薰惠和也故可以解民之愠莊子曰薰然慈仁謂之君子蓋取諸此今惠亦通於蕙揚雄曰蹂惠圃踐蘭唐是也傳曰天子啜諸侯薰大夫蘭之士蕭庶人艾大夫併言蘭芝者上大夫蘭下大夫芝也蓋凡摯諸侯圭大夫羔鴈士雉庶人鷩此見生者之摯也天子以啜諸侯薰大夫蘭之士蕭庶人艾此見死者之摯也禮曰凡摯天子啜

諸侯圭卿羔大夫鴈士雉庶人鷩此相備也天子言啜諸侯而下言見生者之摯蓋言之法也先儒以為諸侯薰謂未得圭瓚之賜以此和酒則於王制資啜之說害矣且此諸草類皆燒以降神云爾蓋非糞以和酒故博雅曰天子祭以啜諸侯以薰而漢之隱君子以為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也香草之類大率多異名所謂蘭蓀蓀今菖蒲是也蕙今零陵香是也蔞今白芷是也芸今七里香是也葉類豌豆作小叢生其花極芬香秋則葉間微白如粉汗辟蠹殊驗茅孔子曰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茅體柔而理直又

絜白故先王用之以藉亦以縮酒易曰藉用白茅无咎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蓋巽柔者也其於色也為白而又在下焉藉用白茅之象也禮曰縮酌用茅明酌也茅明也故縮酌用茅謂之明酌司尊彝曰鬱齊獻酌醴齊縮酌盞齊洗酌縮酌以茅縮而後酌洗酌以水洗而後酌鬱齊不縮也獻之而已醴齊不洗也縮之而已盞齊不脩也洗之而已慌氏以洗水漚其絲記曰明水洗齊貴新也則盞齊以水洗矣又曰醴酒洗于清汁獻洗于醴酒汁獻鬱齊也醴酒醴齊也醴齊洗于清酒今日醴齊不洗縮之而已言不以明水洗之也易曰拔茅茹茅之為物拔其根而牽茹

者君子以類出處之象管子曰農趨時就功首戴蒲茅身衣襪襪蒲茅簦笠也蓋尊者草服臺笠而卑者蒲茅詩曰晝爾于茅宵爾索綯言穀人日力不足取茅於晝而夜以繼之故以謂絲事方息而麻事尋興野功既訖而官功隨至藏蔬於其秋以助不給之冬索綯於其夜以補不足之晝列子曰因以為茅靡因以為波流言其轉徙無定如此茅靡一作弟靡弟讀如稊稊茅之始生也詩曰手如柔荑荑稊一也又曰自牧歸荑洵美且異荑生於牧言衛君無牧之道夫人無荑之德相經曰筋不束體血不華色手無春荑之柔髮有寒蓬之悴蓋形之下也

苓

爾雅曰藟大苦今之甘草是也本草云一名國老解
百藥毒安和七十二種石一千二百種草故號國老
之名國老者賓師之稱蓋藥有一君二臣三佐四使
苓者又其賓師也故藥罕不用者雖非其君而君實
宗焉蔓生葉狀似荷少黃莖赤有節節間有枝相當
喜生下濕詩曰隰有苓是也晉風曰采苓采苓首陽
之巔采苦采苦首陽之下采葑采葑首陽之東苓甘
者苦苦者言讒人無所不至其害人也必因其似而
譖焉采苓則因人之所甘而譖之之況也采苦則因
人之所苦而譖之之況也葑則有時而甘亦有時焉

而苦采葑則又因人之所甘所苦而併譖之之況也
一章曰人之為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
之為言胡得焉二章曰苟亦無與三章曰苟亦無從
者此言獻公好聽讒而主讒者之詞也蓋苓生於隰
葑生於圃則首陽之巔不必有苓其下也不必有苦
其東也不必有葑則理可以無信矣然而獻公乃以
謂之人也為此首陽采苓采苦采葑之言苟亦無信
令我舍此采苓采苦采葑之人苟亦無然無與無從
則人之為此言也安從而得之哉凡此則以好聽故
也故序曰好聽讒焉
莫

河汾之間謂之莫莖大如箸赤節葉厚而長似柳有
毛刺味酢始生可以爲羹今人蠶繅以取繭緒其子
如楮實而紅冀人謂之乾絳蓋以此也今吳越之俗
呼爲茂子汾沮洳之詩一章曰言采其莫二章曰言
采其桑言其君儉以能勤始於侵繅事而采莫終於
侵蠶事而采桑也

蘭

蘭香草也而文闌艸爲蘭蘭闌不祥故古者爲防刈
之也一名蘭有蒲與蘭蓋蘭以闌之蘭以閒之其義
一也傳曰德芬芳者佩蘭古之佩者各象其德故德
芬芳者佩蘭楚辭所謂紉秋蘭以爲佩是也又曰遺

余佩兮澧浦今鼎澧之間生蘭荀子曰蘭蓀藁本漸
於蜜醴一佩易之又曰其漸之滄君子不近庶人不
服此言善惡在所與游而已故交不可以不擇也易
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陰爲臭腐而同人之五陽也
故有蘭之象草木疏云蘭爲王者香草其莖葉皆似
澤蘭廣而長節節中赤高四五尺藏之書中辟魚故
古有蘭省芸閣芸亦辟蠹淮南子曰芸草可以死復
生舊說青苔至秋而紫紫蘭至秋而紅詩曰溱與洧
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蘭兮言鄭人會於溱洧兩水
之上秉蘭以自拔除其風俗之舊也及其甚也淫風
大行過時而不反來者日益以衆故二章曰溱與洧

瀏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即序所謂莫之能救者
也十道志曰鄭俗以三月合於溱洧之上以白楸除
淮南子曰男子樹蘭美而不芳說者以為蘭女類也
故男子樹之不芳夫草木之性蘭言女子樹之而靈
麻乃欲夫婦對種則周官內宰上春詔王后帥六宮
之人而生種種之種而獻之于王取其傳類蕃華之
祥有以也

鬱

鬱之為草若蘭十葉為貫百二十貫為築煮以合鬯
所以灌也禮曰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
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一曰鬱鬯百草之華遠

方鬱人所貢芳草合釀之以降神鬱今鬱林郡也按
禮以鬯草生庭為瑞則鬱本遠方所貢理或然也說
文云鬯以秬釀鬱艸芬芳攸服以降神也从収山盛
匕以扱之易曰不喪匕鬯即此是也鬯沖氣也蓋必
从又而心者四行恃此天五以成天一者元氣也天
五者沖氣也舊說芬芳條暢故謂之鬯易曰美在其
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故禮以鬱合鬯
以鬱合鬯則言鬱於中故鬯於外也記曰鬯曰以柶
杵以梧匕以桑蓋柶曰梧杵所以擣鬱而桑匕者所
以扱之先儒乃以為桑匕以載牲體誤矣本草云其
香十二葉為百草之英二月三月有華狀如紅藍四

五月之間採華即香司尊彝曰春祠夏禴裸用雞彝
鳥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
有壘諸臣之所酢也按尊皆有壘猶彝皆有舟云爾
非繫諸臣之所酢言之也鄭氏謂諸臣獻者酌壘以
自酢不敢與王之神靈共尊誤矣壘以盛酒者也尊
取諸壘爵取諸尊故曰鉶之聲矣維壘之取記曰君
西酌犧象夫人東酌壘尊壘尊受酒以共犧象然則
六彝六尊諸臣亦於此作焉爾言諸臣則王與后可
知蓋祭之日灌用鬱鬯王酌雞彝以獻尸后酌鳥彝
以亞獻諸臣之獻則又因后尊於後夫是之謂三獻
而尸以此酢王以此酢后亦以此酢諸臣故曰諸臣

之所酢也坊記曰尸飲三衆賓飲一示民有上下也
其謂是歟其朝踐三獻亦如之傳曰宗廟之禮九獻
蓋言此也先儒以為酌賓客酌沆齊獻尸以備卒食
三獻是為九獻誤矣蓋酌尸之獻主以酌尸非獻之
正也

鬯

鬯草名先鄭小毛所謂鬯香草也築而蕘之為鬯因
謂之鬯傳曰鬯生庭又曰德至於地則蕘莢起秬
鬯出知鬯為草矣記曰鬱合鬯蕭合黍稷此明築蕘
停於祭前及灌然後合而成之周官所謂鬱人掌裸
器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蓋秬者百穀之華鬯者百

草之英故先王黃以合鬯傳曰築煮合而鬱之曰鬯
蓋合而鬱之然後芬芳調鬯易曰美在其中而暢於
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蒲

蒲水草也似莞而編有脊生於水厓柔滑而溫可以
為席故禮男執蒲璧言有安人之道也詩曰揚之水
不流束蒲言激揚之水宜能浮泛而蒲又輕揚善泛
今反不流如此則以水力更微而不勝故也列子曰
虛則夢揚實則夢溺揚溺之反也說者以為上章言
薪言楚則蒲亦木名不宜為草誤矣夫芻亦草也而
綢繆之詩乃曰束薪束芻束楚則豈以言木故妨草

哉魚藻曰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居
蓋魚游者也據於藻依於蒲樂於藻安於蒲故王者
俯身以順萬物而魚之所樂王亦樂焉魚之所安王
亦安焉筆談云或曰禮圖尊彝皆木為之未聞用銅
者此亦未可質如今人得古銅尊者極多安得言無
如禮圖甕以瓦為之左傳有瑤甕律以竹為之晉時
舜祠下乃發得玉律此亦無常法如蒲穀璧禮圖悉
作草稼之象今人發古冢得蒲璧乃刻文蓬蓬如蒲
花敷時穀璧如粟粒爾則禮圖亦未可為據

葛

葛性柔仞蔓生可衣女事之煩辱者故葛覃引以為

賦蓋知稼穡之艱難則可以為王矣知女功之勤勞則可以為王后矣故序以為葛覃后妃之本也夫禮后織玄紵今乃親葛事如此者蓋王后親蠶以勸女功之正事親葛以勸女功之餘事絲麻者本事也蘋葛者餘事也詩曰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言諸侯以國相連屬憂患相及如葛之蔓延相連及也今生聞節則於憂患相及緩矣故曰何誕之節兮也何者以所不知為問兵法曰其節短故此以誕節譏切衛伯又曰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葛所以為絺綌言事雖小一日不見於君憂及於讒矣又曰絲葛葛藟在河之許河許為水所濫危地也然潤澤葛藟

而生之則亦所以自固今王棄其九族則曾是之不如也瓜葛皆延蔓相及故屬之綿遠者取譬瓜葛又曰葛生蒙楚葳蔓于野言葛生高而蒙楚葳蔓生卑蔓於野各繫所遇猶之婦人外成於夫榮悴隨焉所以一心乎君子語曰嫁雞與之飛嫁狗與之走此之謂也左傳曰葛藟猶能庇其本根

護草

草之可以忘憂者故曰護草護忘也詩曰焉得護草言樹之背言以憂思不能自遣故欲以此華樹之背也董子曰欲忘人之憂則贈之以丹棘丹棘一名忘憂欲獨人之怨則贈之以青堂青堂一名合歡養生

論以為合歡蠲忿萱草忘憂即此是也亦或謂之鹿
葱蓋鹿食此草故以名云壺子所謂鹿性警烈多別
良草常食九物餌藥之人不可食鹿以鹿常食解毒
之草是故能制散諸藥內則辨物之不可食者一日
鹿胃胃其受食之府也則尤不可食矣九草者葛葉
華鹿葱鹿藥白蒿水芹甘草齊頭蒿山蒼耳薺菴是
也本草亦曰萱草一名鹿葱華名宜男風土記云懷
妊婦人佩華生男也

芻

芻象草包束之形故詩以况男女婚姻之相纏固蓋
薪芥而析之其束之宜也束芻雖不析然其體散亂

不可以不束也束楚則雖不束可也然猶將束之也

夫薪也芻也楚也猶將束之也可以人而不如乎薪

曰三星在天芻曰在隅楚曰在戶在天據而言之在

隅據也言之在戶則又據乎人矣互相備也白駒之

卒章曰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又言君子之道貧賤不

能移如此西京雜記曰夫人無幽顯道在則為尊雖

生芻之賤也不能脫落君子故贈君生芻一束詩人

所謂生芻一束其人如玉也五絲為緝倍緝為升倍

升為絨倍絨為紀倍紀為纓倍纓為綬此自少之多

從微至著也士之立功勲效名節亦復如之勿以小

善不足修而不為也故贈君素絲一綬

白華

爾雅曰白華野菅傳曰已漚為菅未露人功故謂之野菅菅茅屬也而其華白故一曰白華詩序曰白華孝子之潔白也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陔戒也故曰相戒以養詩曰白華菅兮白茅束兮言夫婦之微以仁相和柔以義相纏固本如此合以之子之遠於道故俾我獨兮也又曰萋萋白雲露彼菅茅言夫婦之微為上所覆露本如此今以遇天步艱難故之子不猶也傳曰露亦有雲言天地之氣無微不著無不覆養此言是也夫白華不管則脆薄白茅不束則散亂故詩以譬夫婦菅兮與漚麻漚紵漚管同義矣束兮

與束新束芻束楚同義矣逸詩曰雖有娼姜無棄燠悴雖有絲枲無棄管蒯管蒯猶所謂糟糠也
芍藥

韓詩曰芍藥離卓也詩曰伊其相詭贈之以勺藥牛亨問曰將離相贈以芍藥者何也董子答曰芍藥一名可離將別故贈之亦猶相招贈之以文無故文無一名當歸芍藥榮於仲春華於孟夏傳曰驚蟄之節後二十有五日芍藥榮是也華有至千葉者俗呼小牡丹今羣芳中牡丹品第一芍藥第二故世謂牡丹為華王芍藥為華相又或以為華王之副也華釋名曰牡丹之名或以姓或以州或以色或以地或旌其

所異者而志之姚黃牛黃左華魏華以姓著青州丹
州延州紅以州著細葉麤葉壽安潛溪緋以地著一
撒紅鶴翎紅朱砂紅甘草黃以色著獻來紅九蒸真
珠紅鹿胎紅倒暈檀心蓮華萼一百五葉底紫皆志
其異者姚黃者千葉黃華出於民姚氏家此華之出
於今未十年姚氏居白司馬坂其地屬河陽然華不
傳河陽傳洛陽洛陽亦不甚多一歲不過數朶牛黃
亦千葉出於民牛氏家此姚黃差小
真宗祀汾陰還過洛陽留燕淑景亭牛氏獻此華魏
華者千葉肉紅華出於魏相仁溥家始樵者於壽安
山中見之斷以賣魏氏池館甚大傳者云此華初出

時人有欲閱者人十數錢乃得登舟渡地至華所魏
氏日收十數緡其後破亡鬻其園宅今普明寺後林
池乃其地僧耕之以植桑棗華傳民家甚多人有數
其葉者云至七百葉錢思公嘗曰人謂牡丹華王今
姚黃真為玉而魏乃后也韉紅者單葉深紅華出青
州亦曰青紅故張僕射齊賢有第西京其坊自青州
以駝駝其種遂傳洛陽中其色類腰帶故謂之韉
紅獻來紅者華大多葉淺紅華張僕射罷相居洛陽
人有獻此華者因名曰獻來紅添色紅者多葉華始
開而白經日漸紅至其落乃類深紅此造化之尤巧
者鶴翎紅者多葉華其末白而木肉紅如鴻鵠羽毛

細葉麤葉壽安者皆千葉肉紅華出壽安縣錦屏山
細葉者尤佳倒暈檀心者葉紅凡華近萼色深至其
末漸淺此華自外深色近萼反淺白而深檀點其心
此尤可愛一揪紅者多葉淺紅華葉杪深紅一點如
人以十指揪之九葉真珠紅者千葉紅華葉上有一
白點如珠密其葉蹙其葉為九叢一百五者多葉白
華洛華以穀雨為開候而此華常至一百五日開丹
州延州華皆千葉紅華不知其至洛之因蓮華萼者
多葉紅華青趺二重如蓮華萼左華千葉紫華出民
左氏家葉密而齊如截亦謂之平頭紫朱砂紅多葉
紅華不知所出有民間氏子者善接華以為生買也

於崇真寺前治華圃有此洛陽豪家尚未有故其名
未甚著華葉甚鮮向日視之如猩血葉底紫千葉紫
華其色如墨亦謂之墨紫華在叢中旁心生一大枝
引葉覆其上其開也比他華可延十日之久噫造物
者亦惜之耶此華之出比他最遠傳云唐中宗有官
官為觀軍容使者華出其家亦謂之軍容紫歲久失
其姓氏矣玉板白者單葉長如拍板之狀色如玉深
檀心洛陽人家有亦予嘗從思公至福嚴院見之
問寺僧而得其名後未見也潛溪緋華葉緋華出於
潛溪寺寺在龍門山後本唐相李藩別墅今寺中已
無此華而人家或有之本是紫華忽於叢中特出緋

者不過一兩朵明年移在他枝洛人謂之轉枝華故其接頭尤難得鹿胎華多葉紫華有白點如鹿胎之紋故蘇相禹珪宅今有之初姚黃未出時牛黃為第一牛黃未出時魏華為第一魏華未出時左華為第一左華之前惟有蘇家紅賀家紅林家紅之類皆單葉華當時為第一多葉華出後華黜矣今人不復種也牡丹初不載文字惟以藥載本草然於華中不為高第大抵丹延巴西及褒斜道中尤多與荆棘無異土中皆取以為薪自則天已後洛陽牡丹始盛然未聞有以名者如沈宋元白之流皆善詠華當時有一華之異者彼必形於篇什而寂無傳焉惟劉夢得有詩魚朝恩宅牡丹詩但云一叢千朵而已亦不云其美且異也謝靈運言永嘉竹間水際多牡丹今越華不及洛陽甚遠是洛華自古未有若今之盛也

埤雅卷第十八

不... 美且異... 不... 美且異... 不... 美且異...

埤雅卷第十

主... 尚書左丞... 柱國吳郡開國公... 賜紫金魚袋陸佃撰

釋天

天

雲

電

天

風

雪

雨

傳曰尊而君之則稱皇天周道至於洞酌於是為至故稱皇天皇天言乎其道也書曰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言堯道格于皇天故皇天眷命也又曰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大戊

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又王家伊尹以
道格人主者故曰格于皇天伊陟臣扈巫咸遞降伊
尹一等故伊陟臣扈曰格于上帝巫咸曰又王家而
已上帝亦曰五帝五帝五精之君也周官大宰正言
祀五帝者蓋其德以享先王則為有餘以祀大神示
則為不足故於祀大神示享先王曰亦如之也蓋能
又王家則可以享先王矣不能格于皇天則不足以
正祀昊天昊天者大神也五帝則繼昊天者也夏曰
昊天則帝與萬物相見之時故禮於天祀皆主言昊
天而已大司寇曰若禋祀五帝則戒之日游誓百官
大宰稱祀不言禋者精意以享曰禋大宰所以佐王

事上帝大矣主以道揆無所事意故也然則士師乃
言祀五帝則沃尸又不言禋則精意以享非士師所
及故也大宰不言禋過禋之言也士師不言禋非過
禋之言也不及禋之言也夫言豈一端而已亦各有
所當也爾雅曰春為蒼天夏為昊天秋為旻天冬為
上天於春言其色於夏言其氣於秋言其情於冬言
其位相備也傳曰蒼天以體言之元氣廣大則稱昊
天仁覆閔下則稱旻天自上降監則稱上天據遠視
之蒼蒼然則稱蒼天春為蒼天則於夏為皞於冬為
玄矣莊子曰玄天弗成又曰有而為其易耶易之者
皞天不宜玄天者言乎其道也皞天者言乎其德也

又曰天之蒼蒼其正色耶遠而無所至極耶故詩於
高遠難訴每稱蒼天黍離曰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巷
伯曰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黃鳥曰彼蒼者
天殲我良人是也爾雅曰穹蒼蒼天也穹言形蒼言
色也桑柔之詩初曰倬彼昊天寧不我矜言昊天則
猶望之以其明也次曰靡有旅力以念穹蒼言方是
時厲王無道甚矣天下大亂小人知念土宇而君子
反無旅力以念穹蒼也昊天者大以明與玄天反詩
曰浩浩昊天不駿其德蓋冬曰上天上天則宜玄其
德矣夏曰昊天昊天則宜駿其德矣今曰浩浩昊天
不駿其德則失其所以為天矣書曰欽若昊天曆象

日月星辰正言昊天則主氣言之故也莊子曰伏戲
得之以襲氣母伏戲得之以襲氣母故於昊為大月
令曰其帝大皞是也禮曰秋之為言愁也方是時萬
物凋落而愁矣天是以閔焉詩序曰昊閔也幽王之
詩始曰昊天疾威後曰昊天疾威昊天疾威尚非所
宜昊天疾威則尤非所宜矣書曰號泣于昊天正言
昊天則望之以其閔也禮曰昊天不弔意亦是也傳
曰上天言時無事在上臨下而已詩曰明明上天照
臨下土蓋悠悠蒼天貌明明昊天貌高高上天貌蒼
天悠悠而巧言曰悠悠昊天昊天明明而小明曰明
明上天則皆失其所宜非所以為天矣蓋周之興也

燕及皇天及其亂也非特萬物失其性雖天猶失其所宜矣故昊天德不駿而上天之道不玄也昊天者大而明也大所以臨下明所以照下至冬則其於命也復矣故天玄而上地黃而下也天玄而上地黃而下則照臨有所不至矣故是詩名篇曰小明而言其照臨以上天也

雨說文曰水从雲下也天地之氣怒而為風和而為雨故凡易稱雨者皆和之象詩曰有渰萋萋興雨祁祁滄陰雲也亦或作隄滄水氣之雲也傳曰雨雲水氣萋萋盛貌祁祁徐貌蓋雲欲盛盛則雨足雨欲徐徐

則入土且亦雲氣不待族而雨者非陰陽之和也故詩雲以萋萋雨以祁祁為善詩曰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瑞應圖曰靈雨瑞雨也降而應物謂之靈雨星晴也言夜而雨夙而星見於是督勸農桑此傳所謂務材訓農者也鹽鐵論曰周公之時雨不破塊風不鳴條雨則必以夜夜者正雨之時詩曰我來自東雲雨其濛濛善沾濡又喜陰結不解羈旅之愁於是為甚故詩以言其情也雨無正曰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為政也政者正也夫文一止為正衆多如雨則無正矣詩曰月離于畢俾滂沱矣又曰益之以霖霖滂沱大雨也小雨謂之

霖霖釋名曰言纒霖淫露漬如人之沐唯及其上皮而已根不濡也蓋霖膏潤入土如人之脉故曰霖也說文曰秋種厚糞故謂之麥然則霖言其上霖言其下矣詩曰芄芃黍苗陰雨膏之方黍之苗也暑雨暴息無陰雲以覆之日隨蒸焉則苗槁矣將以潤之乃所以害之也故詩正以陰雨為善今俗五月謂之分龍雨曰隲轍言夏雨多暴至龍各有分域雨暢往往隲一轍而異也易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言小畜畜也升氣又自乎西故能為密雲而已傳曰疾雨曰驟雨徐雨曰零雨雨久曰苦雨又曰愁霖雨晴曰霽雨而書晴曰啓雨水曰潦時雨曰澍

古文雲字作云象雲回轉之形其上从二二者天中之陰也天中之陰應之於上故地中之陽升而為雲蓋陰陽之氣自下而上阻於一則為亏應於二則為亏應於二而盤薄則為雲云旋也亏者象其氣之舒亏莊子曰於亏以蓋衆義蓋取此古文雲字又有雲氣盤薄之形與乃字相類者乃字說文以為象氣出之難氣自下而上至上而不得達所以為氣出之難也春秋傳以為乃者難辭其以此乎今云又為云為之云云有應而言也易曰變化云為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變化云為聖人之事也故能常與吉

會而占事知來象事知器云如雲為象母猴制字之意皆以天事言之故易君子謂之言行聖人謂之云為詩曰洽比其鄰昏姻孔云傳曰云旋也言幽王之時小人有酒食以洽比其鄰里周旋其昏姻云象周旋盤薄之形故云旋也此以形訓詩曰蒼兮蔚兮南山朝隤婉兮孌兮季女斯飢言小人在上膏澤不下於民則柔良於是失職蒼會也蔚鬱也陰陽鬱而成雲蒸而成雨會而成雲散而成雨傳曰陰凝上結則合而成雲陽散下流則降而為雨地氣上為雲陰中之陽也天氣下為雨陽中之陰也雨出地氣雲出天氣故陽上薄陰陰能固之然後蒸而為雨雨者陰陽

之和也然而朝雲喜暘暮雲喜雨故詩言蒼蔚不雨之雲又言朝隤也賦曰朝為行雲暮為行雨傳曰日將旦清風發羣陰伏則朝者陰散之時非所以為雨矣淮南子曰山雲草莽水雲魚鱗旱雲煙火浴雲波水詩曰蒼兮蔚兮南山朝隤則山雲草莽於此見矣論衡曰大山雨天下小山雨一國南山曹之南山則雨一國之山也故詩主以言之晉天文志曰韓雲如布趙雲如牛楚雲如日宋雲如車魯雲如馬衛雲如犬雲者氣也地氣異矣故雲之成象亦以不同則山雲草莽水雲魚鱗理或然也左傳以為分至啓閉必書雲物蓋吉凶之兆有在於雲者故先王占焉傳曰

青為蟲白為兵赤為旱黑為水黃為豐年此五雲吉
凶之祲也莊子曰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六合之外
神人者乘虛不墜觸實不礙故能狎虎兕貫金石乘
雲霧而浮遊如此詩曰上天同雲雨雪雰雰冬曰上
天夏則天降而下冬則天升而上燠則雲暘而異寒
則雲陰而同故也董子曰太平之世風不鳴條開甲
散萌而已矣雨不破塊潤葉津莖而已矣霧不塞望
浸淫被泊而已矣雪不封樹凌殄毒害而已矣雲五
色而為慶三色而成禱或曰二色曰禱外赤內青謂
之禱雲太玄曰紫蜺商雲朋園日其疾不割紫蜺商
雲朋園日君子小人並進之象也君子小人並進此
其疾者所以不割也測曰紫蜺商雲不知刊也言紫
蜺商雲並進則以紫蜺不刊故也紫蜺以象小人商
雲以象君子

雪

說文曰凝雨說物者从彗蓋雪雨之可埽者也亦能
淨圻穢若彗所謂以黍雪桃者以淨為義詩曰雨雪
漙漙見睍曰消雨雪浮浮見睍曰流言君子體道在
上而小人之類易消如此見日氣也纂要曰日光曰
景日影曰晷日氣曰睍日初出曰明日昕曰晞日温
曰句在午曰亭午在未曰昃日晚曰旰日將暮曰溥
暮詩曰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之以霏霏既優既渥

既霑既足雰雰盛也三農之事雪則欲盛而過也雨則欲微而潤也蓋豐年之冬必有積雪而其春必有小雨故是詩雨言小雪言盛也雪則欲其盛矣然又欲其澤浸之甚周也故繼之曰既優既渥雨則欲其微矣然又欲其膏潤之僅足也故繼之曰既霑既足蓋驟雨不如久雪之入土深且無泛溺又可以覆陽於根著泥勝之書曰雪者五穀之精取汁以漬原蠶之沙和穀種之奈旱今雪寒甚則為粒淺則成華華謂之霰韓詩外傳云雪華曰霰凡草木華多五出雪華獨六出是也詩曰如彼雨雪先集維霰言雪之所加物有死者霰其先至者也霰至則危亡之兆見矣

霜霰陰剛之微也霜集而後堅冰至霰集而後雪至故詩易以為始亂之象爾雅曰雨霰為霄雪霰从皃省霄从消省詩曰見晁曰消蓋雪以微溫搏之故散而成霰郭璞所謂水雪雜下謂之消雪是也說文曰霰稷雪也閩俗謂之米雪言其霰粒如米所謂稷雪義蓋如此今名瀟雪亦曰濕雪然臘雪握之輒聚立春以後不復可搏略如霄雪亦以微溫搏之故也里語以為春雪不能蠲歷瘴癘其以此乎夏小正曰農及雪澤言雪澤之無高下也

電
陽散陰為霰陰包陽為電曾子曰陽之專氣為電陰

之專氣爲霰是也申豐以爲古者藏水固陰沍寒而無電蓋陽無所洩電之所以生也電形今似半珠其粒皆三出蓋雪六出而成華電三出而成實此陰陽之辨也雪霜之類電冰之類造化權輿曰電者雨之冰也又曰東方之氣雷南方之氣電西方之氣虹蜺比方之氣雲雨電霰雪傳曰木再華夏有電豈以陽始無所洩及其晚出也故木至再華而夏有電歟

風天地之氣噓而成雲噫而成風雲陽而出於陰風陰而出於陽爾雅曰南風謂之凱風東風謂之谷風北風謂之涼風西風謂之泰風凱風言其情谷風言其

自涼風言其德泰風言其交詩曰大風有隧有空大谷言大谷者大風之自也故曰谷風言其自易曰巽爲風巽東南也今風更生於西則與兌之氣交矣故曰泰風言其交谷風風之厚者涼風薄也故谷風以刺俗薄朋友夫婦離絕詩曰習習谷風以陰以雨又曰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言谷風之於天不能皆雨也亦或以陰其於地也又不能皆生也亦有萎死者然則人事豈可以責其全哉又曰凱風自南吹彼棘心凱樂也憂釋而爲樂怒釋而爲凱南風謂之凱風則天地之怒氣於是釋焉故也詩曰北風其涼雨雪其雩北風其喑雨雪其霏風以譬

威雪以譬虐雩蓋言聚霏蓋言散涼者其刻也皆者
其和也自今觀之雪勢布散無所不加其意或未艾
也則風候更和故是詩風以其皆雪以其霏為後皆
皆聲和也氣和則聲和矣詩曰終風且暴終風且霾
卒曰曠曠其陰虺虺其雷日出而風為暴風而雨土
為霾陰而風為曠霾下也曠上也此言州吁之暴逮
於上下如風暴矣又增以霾如風霾矣又增以曠如
風曠矣又增以雷明有加也傳曰積風成雷其此之
謂乎爾雅曰焚輪謂之積扶搖謂之焱郭璞以為積
暴風從上下也焱暴風從下上也按詩傳云積風之
焚輪者風薄相扶而上也則與璞之意異矣蓋風之

銳而上者為焱風之旋而上者為積莊子曰搏扶搖
羊角而上者九萬里扶搖即焱是也羊角即積是也
今羊角轉旋而上如焰焚輪之象也谷風一章曰維
風及雨二章曰維風及積兩者朋友相與致其道以
下達之况也積者朋友相與致其道以上達之况也
蓼莪初曰南山烈烈飄風發發卒曰南山律律飄風
弗弗回風謂之飄風荀子所謂輕利僿遯卒如飄風
者也發發暴也弗弗亂也烈烈以言幽王不惠律律
以言幽王不平詩曰匪風發兮匪車偈兮說曰匪風
發兮是非有道之風也發發者匪車偈兮是非有道
之車也偈偈者風生於火故物或以風化亦或以火

西方之鹽以風化也東方之鹽以火化也易曰風自
火出家人取其化自內出之象詩序曰關雎風之始
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水生雨雨更以成水火
生風風更以成火爾雅曰風與火為庵以此故也風
經曰調暢祥和天之喜氣也折揚奔厲天之怒氣也
風者氣也得怒之氣則暴得喜之氣則和得金之氣
則涼得木之氣則溫得火之氣則炎得水之氣則烈
列子曰當春而叩商絃以召南呂涼風忽至草木成
實及秋而叩角絃以激夾鐘溫風徐回草木發榮命
宮而總四絃則景風翔慶雲浮甘露降澧泉涌爾雅
曰四時和為通正謂之景風景風者天地中和之氣
也淮南子曰東風至而酒湛溢造化權輿以為東方
之氣風也故凍非東風不能解湛非東風不能溢風
俗通曰猛風曰颶涼風曰瀏微風曰颺小風曰颺

埤雅卷第十九

萬物也。老儒或以霆為疾雷，蓋爾雅疾雷謂之霆，霆先儒豈讀此故誤歟？亦或謂之電者，霆亦非電也。蓋音庭則為雷音，蜺則為電。淮南子曰：陰陽相薄感而為雷，激而為霆。又曰：疾雷不及塞耳，疾霆不暇掩目。皆宜音電。古文雷字下从四田，二回自子，至卯積四陽而復雷，乃發聲。此其所以从四田也。陰陽回薄，此其所以从二回也。月令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戒其容止者，蓋迅雷風烈必變，所以畏天威也。小民不畏天威，懈慢褻黷，或至夫婦交構，故君子制法先雷使之戒慎。玄女房中經曰：雷電之子必病癩狂，故曰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也。詩曰：蘊隆蟲蟲，言蘊蘊而暑隆隆，而雷蟲蟲而熱也。說者以為隆隆而雷非雨雷也，雷聲尚殷，殷然易曰：雷雨之動滿盈，殷殷滿盈之聲也。詩曰：殷其雷在南山之陽，在南山之側，在南山之下，側言亦在其陰與左右也。下又言或在其次，下雷風號令之況也。語曰：雷高弗雨，雷在南山之下，則雨矣。故詩以況君明而令善法言鼓舞萬物者，雷風乎鼓舞萬民者，號令乎雷不一風不再不一者，號也不再者，令也。傳曰：雷不蓋，雷令人腹中雷鳴。今月上下如弦之時，觸醬輒壞，里俗忌之物之相感有如此者，蓋不可得而推也。傳曰：雷二月出地，百八十三日雷出，則萬物出。八月入地，百八十三日雷入。

則萬物入入則除害出則興利禮曰毋雷同雷震百里謂之一同先王建國取法於雷雷者陰中之陽也傳曰壘大一石刻為雲雷之形蓋無雲而雷異也故壘併畫雲雷象施不窮由此觀之畫績之事土以黃火以園山以章水以龍略可知矣韓詩以為壘飾天子以玉諸侯大夫以金士以梓詩曰我姑酌彼金壘此主大夫言之也易曰風雷益又曰雷風恒蓋曰風雷益則言風積而成雷故曰益也物理論曰積風成雷若夫雷以動之風以散之則是恒而已矣鶡冠子曰一葉蔽明不見大山兩豆塞耳不聞雷霆夫雷霆之震亦大矣今徒兩豆足以窒之又况障之有大於

此者乎

電

陰陽激擢與雷同氣發而為光者也雷从回電从申陰陽以回薄而成雷以申洩而為雷故也或曰雷出天氣電出地氣故電从坤省管子所謂天冬雷地冬電是也記曰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言萬物以風霆流形而風霆出於地之神氣也說卦曰離為電電火屬也蓋陰陽暴格分爭激射有火生焉其光為電其聲為雷今鐵石相擊則生火燒石投井則起雷又况天地大爐之所薄動真火之所激射乎易曰雷電噬嗑又曰雷電皆至豐雷電噬嗑言雷電合而

章也按月令雷乃發聲後五日始電今早曠亦或電而不雷則雷電不必皆合而章也故易雷電合而章然後為噬嗑然雷電合而章又何必雷電皆至若今震雷與電俱赴者所謂雷電皆至者也故君子以折獄致刑以象天之至威非特明罰勅法而已詩曰燁燁震電不寧不令言雷電變亂於上不安故常且非所以號令萬物也董子曰大平之時雷不驚人號令啓發而已矣電不眩目宣示光耀而已矣

月 說文曰大陰之精象形內象蟾桂之形故夕从月半見而林罕以為象其未有蟾桂之狀也釋名曰月闕

也言滿則復缺也朔月初之名也朔蘇也月死復蘇生也晦月終之名也晦灰也火死為灰月光盡似之也禮曰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朔而月出西方夕見夕莫也故王者旦見曰朝暮見曰夕義取諸此所謂朝夕放於日月者也至望然後出於東方夜見尚書大傳以爲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朏朝而月見東方謂之朏蓋言異也詩曰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兮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兮在我闥兮履我發兮履禮也日月之盛皆在東方故詩舉以刺襄而言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君無失道如東方之日以禮即我故彼姝者子在我室

考也臣無失道如東方之月以禮發我故彼姝者子
在我聞考也詩曰如月之恒如日之升恒上弦也
升言有隆而無降恒言有盈而無虧也書曰哉生明
又曰哉生魄說者以為朔後月明生而魄死望後月
明死而魄生故書以朏望生明生魄紀月甲子紀日
也揚子曰月未望則載魄于西既望則終魄于東其
週於日乎此言士之或貴或賤或肆或拘在其上與
之如何而已風俗通曰吳牛望月而喘言使之苦於
日是故見月而喘蓋傷禽驚於虛弦疲牛望月而喘
物之憚快見似而驚有如此者屈子曰懲於羹者吹
羹此之謂也舊說積陽之氣生火火氣之精為日積

陰之氣生水水氣之精為月故陰燧取火於日方諸
取水於月易曰離為日坎為月其以此乎

三五曆曰星者元氣之英蓋積氣之中有光耀者也
星精也月魄也雲氣也釋名曰祭雨曰升祭星曰布
升取其氣之升也布取其象之布也書曰卿士惟月
庶民惟星言卿士之證月是也庶民之證星是也月
之好惡從星而已故月之從星則以風雨詩曰月離
于畢俾滂沱矣此之謂也蓋役久病於外則天下幸
亂卿士下比於民莫肯念難適能使難滋大而已故
是詩刺之詩曰嘒彼小星三五在東小星衆無名者

三心五噶四時更見日月夫婦之象也則大星以況姪娣而小星當賤妾矣蓋諸侯一娶九女姪娣與媵而八故詩正以三五況之三心以春見於東方最先見者五噶以冬見於東方最後見者賤妾之進御於君也猶之小星隨此三五先後更見於天不見陵掩則以夫人之惠下逮故也然進御之法姪娣兩兩當夕故詩又以參昴況之參昴二星也而又皆西方之星其在於東則以夕並見小星隨焉夫月也大星也小星也各以其分夜見於天則夫人惠及賤妾豈特人事而已哉禮運曰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垂陽之象也竅陰之象也堯典春曰日中星鳥夏

曰日永星火秋曰宵中星火冬曰日短星昴或言星鳥或言星火或言星虛或言星昴相備也蓋聖人南面視四星之中言星鳥則以見四星之形也言星火則以見四星之次也先儒以為四方七宿各成一形東方成龍西方成虎前成鳥形後成龜形所謂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是也傳曰龜與蛇交謂之玄武則玄武七宿宜具龜蛇之形不得獨成龜形而已以今垂象考之虛危以前象蛇室壁象龜梓慎所謂宋鄭其饑乎今蛇乘龍是也蛇蓋虛危之星考工記曰龍旂九旂以象大火也鳥旗七旂以象鶉火也熊旗六旂以象伐也龜蛇四旂以象營室也四旂變言龜蛇亦

以玄朔道之所在龜蛇相成異乎三方不可謂之龜
燒故也爾雅曰天根氏也蓋氏一名本亢亦或謂之
天根周語曰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本見而
草木節解駟見而隕霜火見而清風戒寒天根亢也
本氏也駟房也火心也爾雅曰營室謂之定傳曰營
室之中土功其始說者以為定昏見而中然後可以
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制詩曰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
之以日作于楚室是也傳曰度日出日入以知東西
南視定北準極以正南北則謂之營室又非特取其
時而已禮運曰日星以為紀故事可列也蓋傳以為
龍見而雩水昏正而栽若此之類所謂以日星為紀

者也

斗

斗有環域北斗七星輔一星一至四為魁五至七為
杓所以運量萬物莊子所謂維斗得之終古不忒者
也太玄曰斗一北而萬物虛斗一南而萬物盈言萬
物豐於纁夏耗於玄冬隨斗轉徙而已鵬冠子曰斗
運於上事立於下斗指一方四塞俱成此之謂也易
曰豐其蔀日中見斗又曰豐其沛日中見沫沫蓋星
之微者薛云輔星理或然也孔子曰豐其蔀位不當
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然則日中見斗尚非所宜日
中見沫尤非所宜矣蓋三應上非所宜應而應焉非

所宜應而應焉此昏所以更甚於四也按豐離下震
上離為日震三陰一陽二陰象魁一陽柄也故曰日
中見斗詩曰曾孫維主酒醴維醕酌以大斗以祈黃
耆曩取象於雷斗取象於斗周官玉燕則膳夫為獻
主臣莫敢與君亢禮今此曾孫維主更以大斗酌之
則以尊事黃耆非禮之正也非禮之正則亦所以為
厚也郊特牲曰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主日則明
王者不敢主天與燕主膳夫同義

漢

萬物之精上為列星河精上為天漢詩曰倬彼雲漢
昭回于天言水氣之在天為雲水象之在天為漢今



